茗香詩論

小滄浪筆談（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茗香詩論

宋大樽著

本館據知不足齋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茗香詩論序

竊嘗聞先賢遺論。謂聖人之道。一再壞於楊、墨、佛、老。而更壞於詞章。故三代聖賢。諄諄焉以明道也。漢、唐、宋、諸大儒。更起而述之。以衞道也。後世君子有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亦其所以見道也。不見道不可以詩。苟爲詩而非其道。則更不可以爲教。伊川夫子稱唐賢詩。於吾道有見處。豈異人乎。鳴虖三百之蘊。千萬古而莫能盡。其大本則以治性情而極其用於與禮樂而已。迺周亡於無禮。秦亡於無詩。晉、宋而降。禮愚而詩靡。其亦性情不治之罪矣。斌讀先生詩論。初卒業而思曰。詩之爲教。孰從而大之。又孰從而小之。孰從而弊之。又孰從而完之。既迺三復斯編。晻然合符。灼然而有以質焉。以爲是可以反古復始者也。是不壞於詞章。可以治其性情者也。先生之功於詩。與惠於學詩者。自斌始矣。斌以末學。但能知先生爲人。不能盡知先生所作詩何如。今於詩論。亦未知視古人論詩何如。而其於道則殆有見哉。則殆有見哉。嘉慶三年七月。德清陳斌序。

茗香詩論

仁和宋大樽左彝著

客問曰。曩觀王文簡所編唐賢三昧集。信而好之矣。謂三昧之旨。非抗辭幽說閎意玅指。獨則鄙於有無之際者也。顧學之久。譬畫者畫於無形。絃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答曰。誠若所訊者。豈豪芒可辨。而疑然試言之。學三昧集見終矣。若原始抑猶未也。列子之言曰。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始何事。厥中惟靈。厥外惟無。此吾向者未作詩之說也。終何底。進而未極往而未至。虛而未滿。此昔王文簡既作詩之說也。始始而終終。取天下之合而連之者也。客憬然曰。曩者之於詩。譬畫者絃者之靳其手也。余復開動端萌。客請綴之以其類。爰摭古言而證之。而廣之。而或反之。表左顓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化以彼之形質。橘踰淮爲枳。麝食栢而香。化以彼之氣。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化以彼之神。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爲。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質化以我之形。螟蛉之子。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形質化以我之氣。聲無哀樂。氣化以我之神。前之說中人以下之終事也。後之說中人以上之始事也。而所以始始者。不存焉。蓋其難也。

知始則知本。漱六藝之芳潤。非本也。約六經之旨。乃本也。清晝受西方之教者。亦曰詩六經之菁英。事以末來。而情以本應。末卽本也。歐陽永叔不喜史記。蘇子美不喜杜詩。洵弗閎爲通人。若不本之六經。雖復熟精文選理。有是非顛謬者矣。雖然揚子雲非聖哲之書不好也。何爲乎劇秦美新。蓋本之中又有本焉。

循條失枝厥本焉窮耶。性以從欲爲歡。六經以抑引爲主。苟不便學者。則以稊中散之論進之曰難。自然好學。

詩之緣起。見於毛公說詩。及紫陽夫子詩序。知詩之何爲而作。與上之所以爲教。則知不徒在作詩。亦不可徒作詩。且盡誦詩乎。卽以辭章論。古無踰於三百者。以人論。二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作雅頌者。往往聖人之徒。人之足重無踰於此者。曾經聖裁。刪本之善無踰於此者。章句訓詁。皆大儒注釋之。精詳無踰於此者。童而習之。習熟亦無踰於此者。

李仙、杜聖、固已。李則曰。我志在刪述。輝垂映千春。杜則曰。別裁僞體親風雅。遐哉邈矣。學語仙聖語。當思仙聖胸中何所有。有仙聖胸中所有。稱心而言。不已足乎。明道夫子曰。周南召南。如乾坤。聖人且訓伯魚爲之。於虜第誦之。仰而見光。俯而見土。以遊以嬉。樂莫大焉。

易取象。詩譎諫。猶之寓言也。但取象如詩之有比。譎諫則不必於象。第以經解經。有離合矣。固而求之。風人其傖父乎。

太白有云。將復古道。非我而誰。古道必何如而復也。三百後有補亡。離騷後有廣騷反騷。蘇、李、贈答古詩十九首。樂府後有雜擬。非復古也。勦說雷同也。三百後有離騷。離騷後有蘇、李贈答古詩十九首。蘇、李贈答古詩十九首外有樂府。後有雜擬。非復古也。勦說雷同也。三百後有離騷。離騷後有蘇、李贈答古詩十九首。樂府後有雜擬。非復古也。勦說雷同也。三百後有補亡。離騷後有廣騷反騷。蘇、李、贈答古詩十九首。樂府後有雜擬。非復古也。勦說雷同也。三百後有離騷。離騷後有蘇、李贈答古詩十九首外有樂府。後有建安體。有嗣宗詠懷詩。有陶詩。陶詩後有李、杜。乃復古也。擬議以成其變化也。或且患其流而塞其源。病其末而刈其本。蒙竊惑焉。夫古道何爲其不可復也。

詩以寄興也。有意爲詩。復有意爲他人之詩。脩辭不立其誠。未或聞之前訓矣。蔡中郎曰。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雖言辭賦。厥後詩之仿效。亦莫不然。蓋競利者如彼矣。子雲作賦。常擬相如。以爲式。尋以爲非。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爲。而大覃思渾天作元文。桓譚以爲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前之擬相如賦。猶不寄興之詩也。競利也。後之作元文。猶寄興之詩也。非競利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夫物之無益於人者。人弗貴之矣。史稱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是非之閒。則依蓍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道之以善。從者已過半矣。然則詩之能益人。亦何閒於窮達哉。知此。庶乎其道尊。

有形無神者無論已。形神離合之故云何。陶貞白有言。凡質象所結。不過形神。形神合時則是人是物。形神若離則是靈是鬼。其非離非合。佛法所攝。亦離亦合。仙道所依。今問以何能而致此。仙是鑄鍊之事。極感變之理通也。鑄鍊云何。曰以藥石鍊其形。以精靈瑩其神。以和氣濯其質。而以善德解其纏。則其本也。詩之鑄鍊云何。曰善讀書。縱遊山水。周知天下之故。而養心氣其本乎。感變云何。曰有可以言言者。有可以不言言者。其可以不言言者。亦有不能言者也。其可以言言者。則又不必言者也。

函牛之鼎。一旦立之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焦而不可熟。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太白曰。寄興深遠。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況束之以聲律。不幾如俳優哉。蒙亦謂近體有止境。古體

無止境。君子之於學也。爲其難者而已。

不佇興而就。皆迹也。軌儀可範。思識可該者也。有前此後此不能工。適工於俄頃者。此俄頃亦非敢必覬也。而工者莫知其所以然。太虛無爲之風。無終始之期。列子有待之風。登空汎雲。一舉萬里。尙何有迹哉。

武帝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爲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非邢夫人身也。此不足當人主矣。於時帝乃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眞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誦古人詩。不可憎其故衣獨身來前時。然佳人不同面。美人不同體。李夫人之於邢夫人。夷光、鄭旦之於李夫人。同不同未可知也。

同林異條。異苦同岑。君子以同而異。且迫而視之。有湍際不可得見、指揮不可勝原者。必曰其源出於某。此詩品之皮相也。曩遊天台歸。人問其勝。答曰。山不類山。水不類水。人類仙。物類靈。坐有人曾遊雞足山曰。竟類雞足山。夫天台誠不必不類雞足山。雞足山斷不類天台。而爲雞足山。其同焉者。則山水人物之性也。其性之不同。而歸於同。而亦無害於不同焉者。則天地之大也。荔枝似龍眼。似之似也。似江瑤柱不似之似也。不斬其似。正不斬其不似也。

古有一代偉人不必以詩名者。有博涉多通不必以屬詠自娛者。有工詩不必備體與求多者。有傳世千百年猶難求其歸趣者。

漢魏之詩。所謂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晉、宋、而降。雖有逸影之迹。永繫幽冥之阪。

或問詩至靖節色香臭味俱無然乎曰非也此色香臭味之難可盡者以極澹不易見耳太平之世風不鳴條雨不破塊雷不驚人電不眩目霧不塞望雪不封條陰陽和也和氣之流必有色香臭味雲則五色而爲慶三色而成喬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人養天和其色香臭味亦發於自然有三百之和則有三百之色香臭味有靖節之和則有靖節之色香臭味

前人謂孔氏之門如有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閒噫是何言也以漢之樂府古歌辭升堂十九首入室廊廡之閒坐陶杜庶幾得之

漢詩之於二南猶春秋時之魯魏猶齊陶詩猶漢之文帝雖不用成周禮樂尚時時有其遺意

遊山水無本雖模山範水道不存焉陶貞白尋山誌曰倦世情之易撓迺杖策而尋山得志者忘形遺形者神存元雖遠其必存累無大而不忘物我之情雖均因以濟吾之所尚也謂萬感其已會亦千念而必諧反無形於寂寞長超忽乎塵埃既靜且壽貞白似之康樂雖有冥會顧身爲車騎將軍之孫襲封爵宋受禪復仕則倦世情之易撓者無之已不及貞白之靜其不免於見法也則反無形於寂寞長超忽乎塵埃者無之亦自賊其壽矣淵明田園詩之隹隹於其人之有高趣也使淵明遊山賦詩不知又當何如至宋之詩人無踰康樂者遂與陶竝稱幸矣若董江都山川頌尤獨見其大者蓋貞白綜析無形者也江都包括無外者也考槃之詩曰碩人之軸言卷而懷之也山居之本也

宜言飲酒者莫如詩飲詩人之通趣矣奈參迹者殊多焉七月言酒者二惟用之於親親尊上而已此飲

之聖乎。靖節嗜飲。曰有酒斟酌之。又曰。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昭明所稱情不在於衆事。據衆事以忘情者也。其飲之中行乎。太白則曰。古來聖賢俱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放巳太甚。殆飲之狂乎。劉阮昏酣。雖曰有託而逃。然乖名教者大矣。何曾責阮籍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曾之責衆皆醉而我獨醒者也。顏延之稱劉伶非荒宴。庾信論其未飲酒反無眞氣。二子蓋師其糟而歠其醨者也。然則太白猶古之狂也。肆。劉阮則今之狂也。蕩乎。抑之戒曰。三爵不識。矧敢多。又殆飲之猶乎。嗣宗所云。委曲周旋儀。姿態愁我腸者。其中或有飲之鄉愿乎。山簡爲南征將軍。出鎭襄陽。於時朝野危懼。簡惟優游卒歲。惟酒是耽。乃下愚不移者矣。

曲寫閨怨。如水益深。如火益熱。非教也。我心匪石。性不可改。不能奮飛。義不可去。實命不猶。命又不可挽。蝮蛇止奔曰不知命也。知命若此。不知命若彼。千古英雄失足。豈不以此哉。

蔡中郎之死獄中。乃王允追怨。子長謗書流後。放此爲戮。謗之流毒若是哉。范蔚宗亦以不得志撰後漢書。至於屈伸榮辱之際。未嘗不致意焉。後竟坐謀反伏誅。雅之變亦有憫時嫉俗者矣。然既出於是非之公。又其忠厚惻怛。雖蒙其訕譏者猶感激焉。不則失所養。亦喪詩品。其嬰累悔生抑後矣。若夫虞卿窮愁著書。其所言者乃大易盈虛消息之理。亦善於窮愁者也。董子士不遇賦曰。雖矯情而獲百利兮。終不如正心而歸一善。緣既迫而後動兮。豈云稟性之惟褊。若是更何有於窮愁。考槃之篇曰。永矢弗告。或謂卽陶貞白祇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之意。信矣。第後人當知樂且不必言。況不樂耶。慺慺蓄言。敬告山澤之

臞之有怨憤者.

齊、梁、陳、隋之格之降而愈下也.其由來安在.齊之王儉、韓蘭英、先仕宋.劉繪後仕梁.梁之范雲、邱遲、任昉、張率、柳惲周捨、徐勉先仕齊.庾信後仕北周.江淹、沈約先仕宋.齊陳之陰鏗、徐陵、沈炯周宏正、張正見、顧野王先仕梁.周宏讓先仕侯景.徐孝克、阮卓、蔡凝、潘徽後仕隋.江總先梁後隋.隋之姚察、虞世基、虞綽、王胄、王胄先仕陳.柳謇先仕梁.李德林、諸葛潁、孫萬壽、先仕齊.于仲文先仕周.何妥先仕梁.及周盧思道、李孝貞、薛道衡、魏澹、先仕齊.及周元行恭先仕北齊.辛德源先仕北齊.及周楊素、崔仲方、先仕周.及梁孔紹安後仕唐.袁朗先陳後唐.偶指數之.皆詩人之名級故高者也.嗟乎嗟乎.羣言之長德言也.女事二夫男仕二姓.尚何言乎.晉、宋、詩人之失節者.緊豈獨無.顧晉有陶靖節之高趣.入宋終身不仕.又有束晳之沈退.張翰之慮禍.張協之屏居草澤.嵇紹之以身衞帝.劉琨之戴帝室.郭璞之阻逆謀.宋亦有顏延之不受資供.王徽素無宦情.沈慶之盡言諫諍.赫矣遐跡.世教賴焉.齊謝朓不從江祏之謀.王僧祐不交當世.風韻清疎.如孔稚珪徵而不就.如顧歡猶有晉之遺風.梁以後如蕭子雲不樂仕進者寥寥矣.陳之狎客.通脫以俳優自居者有之.至隋則晉王廣之弒立.其謀遂出自楊素.此其由來非獨在慕榮利也.蓋廉恥道喪.且有使之然者矣.齊武帝布衣時.嘗游樊鄧.登阼後憶往.歌估客樂曰.意滿辭不敍.猶尚有羞惡之心者.乃導之者有釋寶月矣.若簡文宮體.直寫妖淫.後主男女倡和.極於輕蕩.煬帝且殿腳女千人.迷樓居後宮女數千人.雖所撰飲馬長城窟行.頗存雅正.然有諸內必形諸外.則有江都宮掖諸作焉.夫一變而

爲清談。再變而爲極欲。其病同歸于必斃。顧清談者聽其自斃而已。極欲者又趣之。蟋蟀之詩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卽曰無已太康矣。況至于好色而淫耶。好色而淫。則發乎情者不止乎禮義。不止乎禮義。則無廉恥。無廉恥安得有氣節。以流極之運。加以登高之呼。城中好高髻。四方長一尺矣。蓋聲音發于男女者易感。風化流于朝廷者莫大也。特是田野之夫。猶思有清白行。洋洋搢紳。豈獨爲邦鄉所宗。後儒晚學。咸取則焉。縱不克止沸。亦何至厝火于積薪。誦其詩不知其人。斤斤焉僅斥其詩格卑靡。定爲下品之第。何異向名倡而責之曰。曷不綴道論以自娛。苟展其狂直。以匡益無行。豈不方圓其枘鑿哉。

小滄浪筆談

(一)

阮元記

本館據文選樓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小滄浪筆談序

余居山左二年。發泰山。觀渤海。主祭闕里。又得佳士百餘人。錄金石千餘本。朋輩觸詠。亦頗盡湖山之勝。乾隆六十年冬。移任浙江。回念此二年中所歷之境。或過而輒忘。就其尚能記憶者。香初茶半。與客共談。且隨筆疏記之。何君夢華、陳君曼生皆曾遊歷下者。又爲余附錄詩文于後。題曰小滄浪筆談。小滄浪者。居沛南時。習遊大明湖小滄浪亭。卷首數則。皆記小滄浪事。遂爲風舟之濫觴耳。

嘉慶三年春儀徵阮元序于浙江學署定香亭中。

小滄浪筆談卷一

儀徵阮元記

小滄浪者。歷下明湖西北隅別業。卽杜子美所言北渚也。魚鳥沈浮。水木明瑟。白蓮彌望。青山嚮人。至此者。渺然有江湖之思。別業爲鹽運使阿雨隱林保所築。雨隱移任天津方伯。江滋伯闓領之。方伯移任雲南。余乃領之。與學署相距一湖。少暇卽放舟來讀書于此。或避暑竟日。或坐月終夜。筆牀茶竈。夷猶其間。鵲華在北。惜爲城堞所掩。歷山在南。蒼翠萬狀。遠望梵宇小如箱篋。或黑雲堆墨。驟雨翻盆。萬荷競響。跳珠戞玉。響然而霽。殘霞雌霓。起于几席。斜日欹晚。湖風生涼。皓月轉空。疎星落水。鷺鷥鸂鶒。拍拍然不避人也。及其清露溼衣。仰見參昴。城頭落月。大如車輪。是天將曙矣。此境罕有人領之者。

阮元

小滄浪雜詩

獨泛滄浪平底船。荷花面面葉田田。風光誰許平分得。人與池心四照蓮。池中碧蓮一枝。四心分出。因以名之。

小艇穿池不礙花。種花人借艇爲家。收來荷葉青盤露。剛足今朝七碗茶。

筆牀書篋向池攤。池上荷花高過欄。揩起烏篷遮午日。一雙銀蒜壓青竿。

蜀葵開盡又生芽。便有千枝木槿花。堵草蒙茸平接水。破萍跳出小青蛙。

北渚紅橋小笠亭蕉衫竹扇此消停斜陽若爲人閒立匝照滿山半角青

蟬歇殘聲綠樹閒霞痕山影共斕斒微風吹動金波色月在東南箕斗間

槐葉宵炕柳夜眠新涼如水下遙天開襟陶寫惟風月絲竹情懷漫早年

最好涼深獨立時五更露氣到清池城頭落月輕黃色多少鴛鴦睡不知

大明湖水卽水經注之濼水其地較大清河高十餘丈其下流入大清河處今尙名濼口蓋大清河乃古之濟水濟水縱能伏流斷不能逆流上山今學者皆稱明湖爲濟水雖竹垞亦沿其誤又水木明瑟四字見水經注濼水下足以盡明湖之妙如上沙陸氏水木明瑟園乃借用也故予題小滄浪軒額曰水木明瑟

水木明瑟軒卽事　阮元

小港西軒外扁舟北渚涯百弓開柳岸六柱泛蘆簿獨往無前約高情得我儕李公休皂蓋杜子屢青鞋橋彷低栽葦亭門窄縛柴軒窗商啓閉几席合安排煮茗然雙鼎攤書占一齋寫碑金石錄題字水松牌檻曲看盤鶴牆陰認篆蝸舊詩猶在竹午夢間通槐起對山鬟擁閒臨天鏡揩嵐光遙接案波影上平階岩屋小於匝池魚輕似鈆濠梁多古意泉石湛秋懷拄笏西風爽搴簾夕照佳新涼流玉宇暮色動銀淮月露收園鎗輪蹄憶箭鞿江湖浪游跡襟抱未全乖

夏日游大明湖　　孫韶

萬斛珠泉水匯此一湖涼誰取碧玻璃區畫作棊局畛畦轉側分短蘆自隨屬輕航故溯洄既往路仍復新荷漾綠盤隔岸散幽馥時有鷗鷺鳥踏上孤亭宿小泊水楹西柳下清風續陽烏正停午咫尺判涼燠此境在吳越亦復稱清淑何況北地中瀟灑眞絕俗雪深水化煙坐久舟如屋遙聞清磬聲飄渺隔湖隩更尋蘭若遊憑高一蹤目

秋日遊大明湖呈雲臺閣學　　何元錫

尋秋思北渚一棹出澄鮮霜醉數林葉水寒千頃煙題襟追往哲問字得新箋翻恨公移節家山入夢牽

小滄浪開碧蓮一朵四面四心攢簇數百瓣折歸供四照樓下與友人同賞余有句云一枝折向水晶盤十二蓮心共一攢儘有花光酬坐客不妨樽酒合圍看段赤亭松岑句云匝水窺魚戲刻劃最工後杭州陳雲伯文述補咏之云吹墮仙雲玉女家風裳水珮各清華魚窺曲沼團團月人繞方塘面面霞如此同心宜百子但看半影已雙花尋常連理應羞比無數鴛鴦避碧沙亦復工麗

坐小滄浪可見學署之鐘樓冬時林葉疎脫始見歷下亭由小滄浪乘舟經北極閣西至曾南豐詞祠邊卽北水門明湖匯七十二泉之水皆從此瀉出經華不注濼口入大清河城上重闉下臨平楚曰匯波樓

讎華兩山青翠相競余題讎華秋色四字扁懸樓上用松雪閭名也南豐祠多水木之趣秋藤壓廊開花繞屋人迹罕有至者

明湖白蓮數十頃無間地種荷者以葦爲界舟行不能見花爲可惜故余有會須盡剪青蘆葉頓放花光上客船之句

雨後泛舟登匯波樓　阮元

急雨才過水上樓門前爭解木蘭舟垂楊小屋菰蒲岸不聽涼蟬已覺秋

湖裏荷花百頃田溼香如霧綠如天會須盡剪青盧葉頓放花光上客船

就樹營巢湖上家晉魚小釣水三叉南豐祠下無人到雜落閒開木槿花

讎華清翠近城多十里泉田足稻荷樓外斜陽秋色早更從何處覓鷗波

山左學署四照樓乃施愚山所題扁樓面北前有清溪一道自西而東石橋板橋各一以通行者夾岸槐柳蔽日紅欄逶迤溪中赤鯉徑尺鱗鬣可數惟清流太急不能栽荷耳樓窗四敞每當夏日牆外明湖千畝荷氣欲蒸與風俱滿冬雪初晴尤極玉樓銀海之趣

四照樓讀書　濟寧王宗敬

負笈來東閣名樓許暫僑虛窗開四面淑景正三朝冰泮明湖澈山環歷嶺遙水看花汴繞火向杖藜

燒。秘館採瓊笥。丹砂碾藥甌。書多金石略。友半竹林翹。引鏡皆青眼。憑欄卽絳霄。晨星看傳說。暮鼓震皐陶。月爲吟遲落。鐙緣注細挑。何當逢比識。子幹已相招。

余有山左學署八詠屬同年王椒畦學浩圖之一四照樓。二濯纓橋。卽樓下小石橋也。三小石帆亭。亭在橋之東北。臨水如舫。扁爲翁學使方綱所題。四石芝。巨石甚透。在樓西之客軒內。五玉玲瓏。巨石立濯纓橋南。玲瓏高丈許。旁有古柏。六海棠汴。玉玲瓏。少東有海棠一株。蔭將一畝。南壓溪水。曰汴者。所以名此溪也。七鐘樓。在學署之西南。高臺重構。萬瓦在望。八曰積古齋。卽小石帆之後軒。余聚山左金石數千本。校正于此。適御賜御筆筆誤識過墨刻卷子。論積古稽古之義。紀恩述事。名此齋也。

山左學署八詠　　阮元

落日城頭雨。東風泉上春。湖光復山色。齊向倚欄人。四照樓。

落落橋上人。泠泠橋下水。顧影獨整冠。清歌懷孺子。濯纓橋。

鳥浴闌花外。魚跳窗影中。滄江臥米叟。畫舫記歐公。小石帆亭。

西軒石如菌。松杉得甘露。恐有仙人來。采與東坡去。石芝。

岱雲一片白。風雨雕玲瓏。落地化爲玉。朗朗對裴公。玉玲瓏。

十丈赤珊瑚。紅泉入鏡湖。輞川圖畫裏。惟解種茱萸。海棠汴。

臺迴煙波闊櫓虛夕照間蒲牢靜無語霜氣滿秋山鐘樓。

吉金與樂石齊魯甲天下積之一室中證釋手親寫積古齋。

學署八詠同作　朱文藻

懷虛鑑始明四方無不照山光南北臨林木東西眺登樓縱雄談咸葸正同調四照樓。

名泉七十二此水從何分平矼鑑人影冠纓有塵氛臨流試湔濯驚散遊魚羣濯纓橋。

舟在川上行亭自水邊住張帆凌長風幻石忽停駐人生豈久繫蹤跡任來去小石帆亭。

泰岱受宋封瑞產千萬芝一本化爲石何年此留遺我若餐煙霞煮以療輞飢石芝。

吾鄉衞圃宅有石題宋綱杭州沈氏園有玉玲瓏石刻宋花石綱題名。

此石既形似而名適相當我效米顛拜不覺懷故鄉玉玲瓏。

花開春似海年落水流春秋深復作花花白如爛銀時八月杪開白花數朶悵然與花別釃酒酬花神海棠汁。

危樓屹坤維洪鐘挂天表閱世四百年塵積聲聞杳爲語城中人各自理昏曉鐘樓。

積古斯稽古字異義本同銘文炳日月金石羅齋中枕葄有至樂所貴在虛衷積古齋。

秋水橫素波四山相背向讀書居此中了了見萬象四照樓。

邱縣劉大觀松嵐

已復抗塵容。況積胸中垢。多謝在山泉可濯亦可漱。濯纓橋。
翁公濡巨豪題曰小石帆。春風捲不去留以貯經函。小石帆亭。
槎枒一拳石。形似商山芝。想其出土日當在秦皇時。石芝。
不待神工鑿自有天然竅。安得文人心玲瓏如此妙。玉玲瓏。
玉皇案邊人手握衡文節。迴颸拂袖來苔逕積紅雪。海棠逕。
沈沈徹昏曉渺渺入烟霧。聲從何處來樓影壓秋樹。鐘樓。
古人名不朽存者乃金石。試問齋中人先生恐六一。積古齋。

乙卯八月。招同馬秋藥比部履泰顏心齋教授崇蘭武虛谷進士億朱朗齋文學文藻登匯波樓。過曾南豐祠。歸集積古齋。明日遣騎傳箋聯句。往返十數次。凡三易僕馬。故有句云。詰朝學唐韻。肴午置鄭駟。

集積古齋紀事傳箋聯句

乾隆歲乙卯八月日在戌。秋藥。晏序漸蕭寒。沖襟各恬佚。心齋。出門喜秋晴。回首謝塵汨。虛谷。舟憑樵風引。心與菱唱暱。朗齋。漚萍任飄泛。水木相明瑟。雲壑。荒汊登棹尋。古堞劃雲出。秋藥。不升樓觀危焉知市廛窒。心齋。湖貪泉脈衆。水臥虹影七。朗齋。雙峯秀八神。單椒望尤崒。雲壑。足繫弁陽情。合染松雪筆。秋藥。內見漁罾亂。外喜耕犢叱。心齋。舉埒古道車。楹柱野人篳。虛谷。甚愛場登禾。最羨釀取秫。朗齋。

楊柳岸容疎。兼葭渚勢密。雲壑。古意卽目生。秋懷共誰述。秋藥。蒼茫感百端。酩酊願千日。心齋。機發檻落猨巧中矢貫蝨。虛谷。是日劇語史事。雄談人愕顧。狂笑烏駭疾。朗齋。景遠神屢拊。氣軼志強飾。雲壑。青霞興未闌。白日光欲畢。秋藥。餘勇取支徑。擲香率吟匹。心齋。旰江振風雅。歷下享芬苾。虛谷。文古疇能宗。才鈍勉塞詰。朗齋。虛廊壓寒蓼。野忱羞脆密。雲壑。回船已篝火。把酒還散帙。秋藥。嚴政無劉章。大嚼等吳質。心齋。榜齋稱積古。討藝鮮遺術。虛谷。鼎訝今撲滿。圭記古中必。朗齋。齋陳古鼎。中有五絲泉。青綠相結。又有虛谷古玉圭圖考。青斯篆石摹。樂商鑄金弄吉。雲壑。齋中有環邪秦刻及商銅距末。恆圖秦海神。幽訪夏后堲。秋藥。縱言到太華。牽連及二室。心齋。往往涉仙幻。時時弄狡獪。虛谷。諒無拘忌人。誰彈駁雜失。朗齋。坐喧鶴夢覺。砌答蟲語啁。雲壑。剪燈見燭跋。收器餕籩實。秋藥。窗低落月大。橋仄暗泉泌。心齋。談陣暫交綏。詞鋒復提律。虛谷。詰朝寫唐韻。肴午置鄭馹。朗齋。扣門官租催。報句敵賦悉。雲壑。思慚久澀竽。體畏密比櫛。秋藥。旋轉怒鈴駱。奔驟饜閑佶。心齋。茲游洵朗塏。此飲實馨逸。虛谷。少抒曠士懷。一洗旅人鄙。朗齋。已洽良會懽。肯防清詠溢。雲壑。匪敢追孟韓。勝事須評隲。秋藥。

湖山之勝遊者。各自領略。譬如讀書。各有所見。不必盡同也。秀水吳秋崔友松。嘗作月夜遊大明湖記一首。鋪陳終始。委曲自道。頗能抒其所欲言。

月夜遊大明湖記　吳友松

蓮子湖古皤山湖也在濟南城西北湖中植蓮可百畝夏秋之交遊者特盛予嘗三至其地一以朝一以雨一以夕朝則曉曦破烟清露滴響雨則隔浦紅喧新流碧漲夕則香入鷗夢燈動漁榜蓋是湖之勝略盡於茲而猶以爲未足者遊之事畢而遊之興未盡也晝長多暇謀爲樂方客曰是不可以靳也三五二八良夕佳候不輿不騎跕躞而走前舫徵歌後船載酒夜闌乃歸歸必盡醉主人曰善乃具肴核攜箏笛選新聲擇華色乘暝踏舟燃燭理棋遵湖之滸而共駕焉于斯時也涼波送槳縞月近客舉杯當空理曲爲樂或引吭而徒歌或一倡而迭賡或操吳歈或效秦聲或繁絃之雜彈或清瑟之徐引汶分路轉忽遠忽近扣舷和之風嫋餘韻飄飄然若泝銀浦入廣寒而不知此身之尙在乎城闉于是逍遙北渚之亭翱翔會波之樓水鄉早寢栖鳥同寂惟屋影之參差間樹陰之蒙密迴舟出港忽人語出自叢薄則一小舟剪波而來新蓮嫩藕實于舟腹擘而嘗之可析醒分而甘之可潤肺飲者樂歌者繼雲停不流月墮鏡裏荷香在衣蘆葉吹雨如冰壺濯若寒雪洗沈沈四靜清徹肌髓然後知向之未盡乎游游之樂必如是而後止遊在庚戌六月既望之夜同遊爲幻香叟爲東皐烟侶爲灑然亭長爲適園灌者與余而五

吳秋崔題小滄浪圖絕句云明湖遊興勝江鄉秋老蘆花小舸忙今日濟南名士盡白鷗明月小滄浪圖乃吳竹廬所繪以贈阿雨窗都轉者也

華不注山獨立平楚中。秀削孤清。蒼翠溼人眉宇。卽酈道元所稱單椒秀澤者也。屢欲賦之。媿體物不稱。後見馬秋藥比部履泰詩云。天拋秀氣成孤注。我縱心兵已萬周。竟爲閣筆。華不注山下泉源灌注。陂池交屬。荷稻之利。村民賴之。余每與比部乘款段往來其間。城中達官。不知此地之妙。比部詩云。荷花怒發疑嗔岸。黃犢閒眠解看人。亦足管領清境矣。

余以秋日遊鵲華兩山。試士歷城。范李四律甚佳。餘如德州蕭與澄作。極幽峭之致。長清耿玉函三絕。有絃外響。歷城馬中驥古體。亦清空一氣。皆能不負題者。

秋日遊鵲華兩山　范　李

青螺點點碧天秋。清氣橫空足勝遊。北郭兩峯眞秀絕。東山雙屐最風流。華趺直與孤雲立。鵲壁平從曠野浮。不是弁陽老詞客。鷗波圖畫爲誰酬。

翠微深處淨無塵。成嶺成峯面面眞。十里雲霞開勝地。九秋風日助詩人。浮嵐對峙遙通徑。流水中分再問津。記否登臨三月後。瘦紅肥綠媚殘春。

石勢凌空碧插天。扶筇直上到層巔。恰從烟雨初晴日。快結溪山未了緣。扁鵲燒丹攀古竈。頃公取飲記華泉。振衣千仞情何在。白苧青藤是謫仙。

神秀眞堪倚岱宗。又疑太華矗芙蓉。東山更比西山瘦。近岫應憐遠岫濃。載酒人來黃葉寺。談詩客上

白雲峯西風落日低城堞。渺渺秋懷更幾重。

蕭與澄

拾級憑陵屐未停。兩峯卓立插青冥。蓮峯一朵跗明水。神讎千年註地經。緣徑薜花沾露冷。滿林風葉入秋聽。青藤白苧人何處。唯有松濤起翠屏。

耿玉函

讎華兩點翠微中。繚繞秋光望不窮。幾縷晴烟遮欲斷。半沈林表半浮空。落木蕭森北燕迴。好將清興共登臺。會波樓外斜陽裏。一抹山光抱郭來。青槲翠壁照人衣。暮靄空濛合四圍。最是秋深黃葉路。兩山風雨送人歸。

馬中驥

讎山蜿蜒復平敞。不注崚嶒競秋爽。雙峰對峙濟水分。人與閒雲共來往。閒雲吹盡淡秋天。翠螺影落明湖邊。若從城南望城北。兩點點破齊州烟。齊州南山青未了。登臨不嫌此山小。碧岑丹磴低平原。木葉亭皐風嫋嫋。秋風西來吹鬢絲。不曾蠟屐空吟詩。一朝領略兩山勝。無愁落日歸來遲。

秋藥比部通籍後。始學爲詩。清深通峭。在唐宋名家之間。有秋藥庵集。桂未谷爲之序。曾主濼源書院。詠彼中名勝甚多。

濼源書院五詠　　馬履泰

華池

我家住江鄉．烟水爲四鄰．出門那得爾．一泓亦可人．飛來雙翠碧．辱有平生親．一言幸聽取．勿啣池中鱗．

垂柳

呼奴捲疎簾．裊茗看柳絲．柳絲困風力．低頭弄煙姿．下有蓼數叢．冷紅抽高枝．我非漁丈人．忽作荒灣思．

葦蕩

濟南多暗泉．窪處土脈漸．老葦縱荒根．所占頗不廉．春苗碧於鏃．夏葉銛如鐮．秋乾聲作雨．冬刈織成簾．

鴛鴦石

此地富奇礓．佳者足賞音．一枝瘦如筆．何人字鴛鴦．平生笑衞公．垂誡護石林．世事如轉燭．散爲礪與礎．

鐵獅峰

精鏐郡所產。往往露英華。頖宮老觳觫。靈巖破袈裟。茲復現狻猊。百獸慴爪牙。應出搏象手。雄文競傳誇。

題王秋史二十四泉草堂詩集後

明瑟中間屋數楹。不恆意態若爲情。詩成半染寒烟色。客至同聽老樹聲。自詫平泉歸素士。人從穀水憶狂名。我來曾覓長吟處。惟見蔬畦縱復橫。

歷下雜詩

那有池邊舊客亭。祇餘明瑟眼猶青。我來精舍招涼坐。茵苔香中讀水經。水經注北爲大明湖。湖水成淨池。池上有客亭。水木明瑟。疑即今之五龍潭。桂未谷築有潭西精舍。

城中春水多於地。客裏心情澹似鷗。更欲憑虛凌浩渺。天風吹上會波樓。會波樓據湖上最高處。

三年金線舊池臺。棄與人家貯酒材。一笑仍歸前進士。丁香花上鳥飛來。金線泉上有谷繼宗舊亭。其贖歸詩有棄作三年賣酒家。又有詩云。丁香鳥啄積華紫。丙穴魚吹細浪青。

靡笄山色綠如描。士女春遊折柳條。欲踏秋娘墳上土。禁烟時節雨瀟瀟。千佛山麓有王秋娘墓。

揭來海右徵文獻。任筆如何竟未知。我已手題黃葉卷。更搜春草秀才詩。王秋史詩有黃葉林中自著書句。漁洋稱爲王黃葉。任澐湄以春草碧色詩見賞。又呼爲春草秀才。

跌宕樽罍揮彩毫人傳歷下有詩豪愛摩長吉驚人句七十鴛鴦俱錦毛歷下朱式魯豪於詩酒其餘詩歌有七十鴛鴦俱錦毛慕誰持照分深淺酷類昌谷

次公嗜酒最疏狂詩社傳聞結柳莊揮盡黃金渾不顧青山無數壓歸裝朱次公才氣超絕下筆灑灑千言家貲用盡編游名山而歸

煮酒敲冰樂事清那堪小劫忽頻更蕙樓自隔春風坐愁殺題詩孔麗貞麗貞自敍早侍二親極天倫之樂中更家難海罹苦辛著有鵠吟集藉蘭閣草

桂未谷進士馥學博而精尤深於說文小學詩才隸筆同時無偶嘗著晚學集予爲序之

桂未谷馥晚學集序　阮元

嘗謂爲才人易爲學人難爲心性之學人易爲考據之學人難爲浩博之考據易爲精核之考據難元自出交當世學人類皆始擷華秀既窮枝葉終尋根柢者也曲阜桂進士未谷學人也乾隆庚戌年見之於京師祭丑年遂常見之於歷下叩其所學者則固芟華秀採枝葉以至根柢者也顧自謂所學者晚未能治全經成一家之說然求之于經史金石聲音文字諸大端皆博觀而精核之時出其所見於古人後有可傳者于是日出其草稿舊紙以應元之求久之積成卷帙因自名之曰晚學集嗚呼士人所學苟一日得見根柢何晚之有況未谷爲此學垂二十年尤盡心于許叔重之書較之手披萬卷不

能識一字之聲義與夫悟良知而矜才調者其孰早孰晚當必有辨矣

曲阜顏衡齋崇榘又號運生博學工詩天性眞率家藏吉金最富又與曲阜桂未谷馥爲友同撰歷代詩話數十卷孫蓮水韶過其寓館贈以句云召鼎雉尊陰字弋徵茫科斗辨無譌也因闕里鄰家巷眼見千秋法物多

明張江陵奪情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劾之廷杖出都庶子許國鐫杯二玉以贈吳兕以贈趙各有銘兕銘曰文羊一角其理沈勁不惜剖心寧辭碎首黃流在中爲君子壽潁陽生許國爲定宇館丈題贈後趙傳之門人黃端伯端伯傳之門人陳潛夫兩賢皆殉國難又曾在何蕢音、章藻功家藻功刻其櫝曰三忠口澤曲阜顏懋倫得之于市傳至崇榘衡齋江西學使翁覃溪先生與衡齋善常熟趙王槐、文毅五世孫也走袁州跪泣欲翁之說還此觥也翁乃爲兕觥還趙歌貽顏顏慨然還之予至曲阜見詩册亦作歌云我言一物備三善顏高趙孝翁詞翰山左風流遍地傳江南虹月通天貫

曲阜顏懷志

兕觥歸趙歌

文羊一角古而勁潁陽生爲定宇壽致身敢批逆龍鱗有膽不飲蚰蛇酒銘詞大書歲戊辰二百年辭舊主人陳黃章何遞授受瓶弄不啻瑤與琨竹垞歌成衆擊節鳧花滿引犀紋裂漆後空悲豫讓頭噗來欲掉常山舌文毅五世能象賢吁嗟口澤沒不傳乞得宮詹書巨册楚弓楚得已堪憐魯門十月梅

花凍。還舡頓釋文孫痛。趙氏之舡顏氏瓢。清齋各挹浮岨甕。舉舡相屬請勿辭。長跽祠堂奠一巵。吳家舊物今何在。會有延津劍合時。

咒舡還趙歌　滕縣徐縉文

誰家神物來復去。龍飛雙劍延津渡。誰家寶物去復來。趙文毅公咒角杯。咒杯鐫自許文穆。不憤直臣廷杖辱。都門酌酒壽君子。爲取神羊見邪觸。從來重人因重器。古隸大書作銘記。世間拓本亦流傳。趙叟求之以血淚。顏君珍同玉帶生。叟來即還無吝情。何況侍郎作歌序。竝教海內傳詩舡。攜歸拂拭三嘆息。沈勁之理古手澤。一樽稽首奠筵前。惟藉黃流告英魄。我想江陵籍沒時。圖書彝鼎未應稀。雲烟過眼同幻化。舡兮特邀神護持。奇事無獨必有對。試說相如完璧歸。

咒舡歸趙歌　秀水汪大經

文羊一角新發硎。黃流在中止水渟。庚庚二十四字銘。讀之令我懷前型。江陵奪情歲紀丁。趙公抗疏驚雷霆。伏闕甘受鞭撻刑。放歸祖帳連郊坰。潁陽烔烔雙眸青。酒半起立身亭亭。曰此咒舡惟德馨。用贈君子壽百齡。昭垂從此炳日星。代更墓草飛秋螢。此舡流傳同蓬萍。歷江湖漢淮滄溟。後登闕里顏家廳。主人嗜古摹舡形。手拓銘字傳豫寧。公之五世孫者庭。白頭偶泛章江舲。久痛先人口澤冥。一朝見銘涕泗零。卸帆十日依沙汀。泣叩學士撞寸莛。換鵝爲寫黃庭經。報章一月來云亭。忠魂所戀物亦

靈精采不變光熒熒持告家廟薦醍醐魂兮翩或乘雲輧譜成樂府傳歌伶二百年夢提重醒一聲歌遏停雲停

曲阜孔戶部繼涵詩詞文翰爲世宗仰又精推步之學嘗集十種算書及戴東原編修遺書刊以行世其次子廣根卽編修壻也孫昭麟昭赤竝能詩

題微波榭所栞書　曲阜孔廣棨

微波榭魯東門外微波主人亡幾載榭中多刻東原書詩毛禮戴勤蒐采上溯天文下水經方言音韻形聲改六義而今等弁髦夏侯海島風流在起手最初曰考工考經研義無疑殆稍後字義孟子疎互證前儒恐貽悔餘文略傳贈答書經義紛綸云有待此榭東原夙未登主人對之忘朝餒卽衍其意搜鴻儒張參杜預如學海參較亥豕訂魯魚魯國諸生總津逮晴簷曝背手一編寒日熹微下蒼檜

曲阜孔舜軒檢討廣森始擅詞章繼乃潛擧經疏爲公羊大戴音韻之學其文以六朝初唐爲法遠出陳檢討其年諸君之上其經學識解超異迥出凡流使天假之年世應無偶子昭虔能以詞章世其學歙朱蒼楣文翰乃檢討之甥長于文筆亦可謂酷似其舅矣

孔編修廣森大戴禮記補注序　阮元

今學者皆治十三經至兼舉十四經之目則大戴禮記宜急治矣夏小正爲夏時書禹貢惟言地理茲

則言天象與堯典合。公冠諸侯遷廟覆廟朝事等篇。足補儀禮十七篇之遺。盛德明堂之制。爲考工記所未備。孔子三朝記、論語之外。茲爲極重。曾子十篇。儒言純粹在孟子之上。投壺儀節較小戴爲詳。哀公問字句較小戴爲確。然則此經宜急治。審矣。顧自漢至今。惟北周盧僕射爲之注。且未能精備。自是以來。章句溷淆。古字更舛。良可慨歎。近時戴東原編修、盧紹弓學士。相繼校訂。蹊逕漸闢。曲阜孔繡修舉軒。乃博稽羣書。參會衆說。爲注十三卷。使二千餘年古經傳復明於世。用力勤而爲功鉅矣。元從編修之嗣。昭虔得觀是書。編修之弟廣廉付刻。元爲序之。元鄉亦曾治是經。有注有釋。鄙陋之見。與編修間有異同。今編修書先行。元寫定後。再以質之當世治經者。

曲阜

至聖廟、春夏秋冬以四孟上丁爲祭。衍聖公主之。舊事凡學使者至曲阜。逢丁祭。則學使者主之。乾隆五十九年。予按試至曲阜。適逢孟冬上丁。時衍聖公憲培初薨。予以吉禮主祭。

出歷城東門數十里。至龍山。坡公詩云。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霅溪女。時作陽關腸斷聲。按坡公此詩。用唐人陽關詩律。歌者三疊。激調甚高。故匆匆者不及唱也。此調宋人尚有能歌之者。音調少誤。便不入律。南宋姜白石平韻滿江紅上闋末句云。聞佩環。下闋末句云。簾影間。皆用平仄平三字。激楚清越。似卽陽關末句無故入三字古法。

臨淄齊侯墓在邑東南十里。爲往來必經之處。予作二絕句云。指數齊南五六邱。纍纍難辨是何侯。早知千駟皆黃土。不上牛山已淚流。畢竟仍傳土一坏。邱明晏子兩春秋。可憐上古無書籍。何處青山葬爽鳩。

新城王文簡公無墓道碑。元爲書立之。有句云。多恐此碑容易泐。未如詩卷不消磨。

爲王文簡公書立墓道碑　　阮　元

先生墓道在山阿。兩載輶軒伏軾過。司去聲李吾鄉推大雅。皐陶從古善賡歌。翰林風月誰能似。齊魯聲華近若何。多恐此碑容易泐。未如詩卷不消磨。

和韻　　何元錫

六尺穹碑表碉阿。蹉跎遊屐未經過。記從邗上瞻遺像。又向滄浪聽棹歌。前輩風流餘著述。當時俊侶盡羊何。夕陽如畫松楸老。一片韓陵定不磨。

明鐵太保鉉守沛南。抗成祖靖難兵最力。有祠在小滄浪之西。舊說太保守歷下時。忽有羣僧助戰。乃沂山五百石羅漢也。語雖不經。頗可壯忠義之氣。故予詩云。兵戈驅石佛。風雨挫眞龍。及予屬青州段松苓入沂山訪碑。遂拓得石佛造象記以歸。應眞名贊、歷歷可攷。皆天禧乾興天聖年間所造。予作詩云。仰天古洞響登登。五百尊名得未曾。拓向鐵公祠下看。此身原是助兵僧。

明鐵太保祠　　阮　元

易謁金陵廟難攖歷下鋒兵戈驅石佛風雨挫眞龍死願先平保功甘讓盛庸明湖舊祠外秋水薦芙蓉

予在小滄浪時何夢華出示吳中陸二柳所作長短句一册雄麗妍妙獨出冠時語予曰二柳名王仟由例至河工歷任齊豫令長刺史後卒於官無嗣生平著述數萬言所藏金石文字及宋槧善本書不下千種皆泯然無存此其吉光片羽也

借石倚聲

吳郡陸王仟二柳

齊天樂庭中歌蜊次韻

縈泥唱起花間埜雍門一聲韓女下飲黃泉高吟白雪紅豆拋來如許非鱗非羽嘆辱在泥塗發聲清苦側耳無人遏雲高唱孰憐女　儂音知合舊譜十香人聽月催按腰鼓牡蠣墻邊羅裙匝地竚把衷情相訴微風細度喚小玉尋秋滿身花露漏下無人玉階秋意古

探春令梁間雙燕次韻

海燕雕梁雙飛竝宿忍令遠送于野石雨瀟瀟剪風惻惻家在鳳樓鴛瓦此是前生福占繡戶憑肩私話不教一步相離只容花影縈惹　人在水晶簾下被曉看梳頭晚窺妖姹帳角流蘇隄防不到見盡良緣天假蓦地相逢客誰教結鴛花春社尚想年年差池來共深夜

永遇樂窗前芍藥次韻

金帶雙圍。鼠姑花後。誰能比數。一尺銀盆。千重繡粉。獨立金盤舞。腰肢困了。臨風態度。彩筆仙郎難賦。好年光、鶯啼燕惜。不遣翠幃無主。鄉山舊事。這番花信。早遣酒船相溯。人亦無雙。花能絕世。一解玲瓏語。如今老去。天涯流落。那有醉紅心緒。消停者、十眉如憶。爲卿作譜。

水龍吟盆中素馨次韻　原唱註劉王女墓上生此花

璧人化作輕烟。返魂香逐團欒扇。素瓷冰椀。一窩玉唆。一囊珠濺。亞字闌邊。三三五五。門腰風軟。待湘簾高捲。月搜明豔。衷衣解瓊酥見。傳道小墳三尺。葬深深。忽偸嬌面。春風化了。虞兮花草。淚珠重泫。一片情根。六州滋蔓。老天難剪。怕西園、後夜一靈未散。舞衣仍換。

王竹所初桐爲齊河縣丞。官閒情逸。詞旨清遠。其慢曲如溪流泝風。波紋自行。冷光翠色。演漾不可盡。惜紅衣不見池荷作花漫賦　王初桐

竹靜堪坳。柳垂簾隙。畫陰岑寂。試弄微波。吟懷黯無極。紅衣何許。但千柄、綠裳欹側。寒碧。鑑底戲魚。自田田南北。單絺小幘。曲館追涼。還思展瑤席。微香水檻脈脈。渺堪惜。過了魚天疎雨。搖蕩翠雲池陌。問恁時何似。霜翦半灣秋色。

念奴嬌板橋寓齋話舊院故事

江南佳麗有秦淮渡口桃根迎接曲巷斜街三百戶一樣玉顏如雪頓老箏琶沙嬝簫管縹緲歌聲咽紅樓十六柳邊相對簾揭多少寶犢香車黃金選勝桂子秋風客手帕紛紛稱姊妹齊綰同心雙結長板橋頭煙花佳話荒草旋銷歇東京昨夢俊遊江燕能說

三姝媚 澄江門記事

城濠浮小艇記臥柳斜橋幽坊能認第一難忘是犀箔箏聲粧樓簾影秀豔溫香頻撲起、詩潮千頃恨煞東風吹散氤氳夢雲未竟幾日寂寥音信儘雁斷山空天高雲盡再入銅駝怪游蹤落絮隨波無定一樹枇杷對小院、閉門深靜門外殘煙冷照春畦漸暝

倦尋芳 燈夕

風高戲鼓月暖烘爐街喧初起夾巷簾櫳對倚新粧羅綺香霧千門珠翠語紅雲一片笙簫沸啓魚關愛隨芳趁豔玉壺天地憶攜賞東城蹤跡燈焰樓頭鬢影牕際宿粉棲花曾共梅兄礬弟往來消沈流水外俊遊依約歌塵底待歸來掩篔屏曉寒籌被

泛清波摘遍 紅橋泛舟至平山堂

魚天碧後鷗雨晴初柔櫓撇波閒趁早露臺風檻總有絲絲麴塵裊縈洞島簾陰蘸水塔影捎雲花外酒帘飄未了罷畫仙源載取清芳到深窈勝流杳陳迹幾番夢餘二十四番啼鳥依舊平岡面山黛

明林杪賦情悄歸舫暗逐粉香。高樓遠衙殘照岸岸春雲擘絮淡煙籠草

水龍吟白蓮

爲誰卸了紅衣綠房迎曉霜綃翦浣紗人去凌波人在水晶宮殿幾柄亭亭銀塘十里冷香吹遍任鷗昏鷺暝花光縞夜沈沈裏微茫見何況素雲晴練舞輕盈半低紈扇淡粧月豔仙姿玉立粉消鉛淺小艇回時浮萍開處鏡奩窺面怕遺瑞卷入涼波又萬葉西風戰

吳江陸虔實先生瓚爲何義門高弟曾在三禮館與望溪、穆堂兩公最契合生平篤嗜尤在漢隸臨華山碑至三百餘本其專且勤如是令嗣朗夫中丞燿官山左時嘗以公手書徐幹中論篇、治學篇刻石于濟寧州學筆法古勁足與諸漢碑相頡頏也

朗夫中丞以郎中出守沔南滍歷方伯時當事者勢張甚貪殘吏因緣爲奸公爭之不得度無以制且親老卽乞養歸逾年當事者敗公方居憂上詔起之旋擢爲湖南巡撫清風亮節至今東人士女猶能言之爲山東運河道時著運河備覽一書斟今酌古取可以施行者世以爲精核又嘗選集名人譔著有關經濟者彙爲一編名曰切問齋文鈔自著詩文集若干卷皆粹然儒者之言也中丞病亟夢有人贈以詩云能開衡岳千層雲但飲湘江一杯水質明以語人遂卒殆神明之先告耶予至山左與公次嗣古愚繩爲金石文字交聞公之治行特詳

古愚秉承家學。隸書直追漢人。流寓潭西精舍。所交皆四方名士。尤喜金石刻。嘗跨蹇驢。宿舂糧。遍遊長清歷城山巖古剎。搜得神通寺造象題字十八種。及靈巖寺諸小石記百餘種。皆以裨予纂錄。搜奇之勤。莫能過此。又嘗刻金石款識。列爲屏幅。用研蠟法。較之氈揚施墨者。既速且易。亦巧思也。

偃師武虛谷億說經鏗鏗。探求漢氏之學。少孤。立志敦尚行義。以名進士令博山。惠愛及民。不期月俗爲革。時有步軍統領番役橫於邑中。虛谷按法摧辱之。以此不合上官意。被劾去。生平著述甚多。皆闡抉經術。搜索原本。不喜爲詞章。而詞章亦爾雅醇厚。如其爲人。尤精于金石學。嘗佐予裒輯山左金石志。桂未谷贈詩云。一行作吏早歸田。金石遺文出鄭箋。來往鵲華秋色裏。逢人但乞打碑錢。嘉慶四年冬。爲朝臣保薦。奉旨召用。而虛谷已先歿一月矣。其犖犖大節。詳孫淵如觀察所爲傳中。

武億傳　陽湖孫星衍

武億。字虛谷。河南偃師人。先世居山東聊城縣。勝國時。有遠祖名恂者。以指揮使駐懷慶。遂爲河南人。曾祖維翰。國朝順治間。遷偃師。祖朝龍。有隱德。載在方志。俱贈奉政大夫。吏部驗封司員外郎。父紹周。雍正癸卯科進士。由安徽東流縣知縣行取主事。官至吏部驗封司郎中。監督倉場。有政績。嫡兄三人。修俊伸同母。兄一人倬。弟一人儒。億生於京邸。少有異表。不苟嬉戲。八九歲。以朱墨點定明代名人制義。弟其高下。父驚愛之。年十二。徧覽九經諸子。爲文下筆千言。年十七至十九。連遭父及母孟氏生母

郭氏喪哀毀骨立鄉里感歎億父故清官官中外卅餘年家無儋石儲值伊洛暴溢宅舍盡圮億就高架木爲小屋讀書其中嚴冬衣敗絮或遇大風雪持斧出取薪燃火手僵斧落傷足血沒踝忍痛歸誦書益力服闋應縣試第一入學爲附生乾隆庚寅科中式本省鄉試第六名舉人三應禮部試皆報罷因遊朱學士筠之門時學士負海內文望門下士多一時賢俊闊達不羈之才億盡與交遊而獨以文章氣誼相勖厲學士雅重之爲延譽然性樸直不喜干謁惟布衣履蹻就日下書肆購異書所得金石古文皆爲攷證學日益進庚子科成進士五十六年謁選授山東博山縣知縣縣多山土瘠民不務農業地產石炭石磬燒作琉璃器皿供億繁多商賈輻湊奸宄所在匿迹億下車思所以變易風俗然後以經術飾吏治因校士發策問邑中最敗風俗者附郭佛寺多女尼常衒服作佛事遊閬閭間聚觀者猱雜生事億汰存其老病廢疾者餘悉遣嫁之歲時出講鄉約至遠僻邨落因加諭教訟事無大小至則判決之或呼寃不及具詞狀召兩造折以片言無不得其情而去肯吏無所施其弊縣僻無驛傳有急事假里馬以供役轉相科斂豪者利其事億禁革之前官有以石炭饋上官者浸以成俗億察民運載山徑中大不便手疏其患苦請除之捐貲議立書院於城東范文正祠傍邑人感激輸將閱兩月工竣命曰范泉書院親臨講課口授指畫示以訓詁文字通經術樹風節之要士皆勤奮檄治隣邑某窘獄嚮戶介典史某以白金二千進典史憚億威望不敢言億廉知之因禱雨謂典史吾禱於神雖貧不

爲墨吏也。雷霆實聞之。時方震雷。典史驚悚。遂獲澍雨。先是縣營弁某。有不法卒張保。曾爲弁奪娼爲妾。億因他事治之急。弁屬上官某爲緩頰。不聽。自是怫上官意。會有步軍統領衙門番役頭目曹君錫、杜成德者。倚朝貴勢。出都探事。招從惡少十餘人縱飲博。橫於縣中。億擒至堂下。稱奉要人令。不服罪。按法笞辱之。時秉政者勢張甚。外臺多承望風旨。上官某聞之。以爲禍至無日矣。乃厚贈番役行。而假名濫刑平民劾億。罷職。億官博山纔七閱月耳。縣民聞億受代。則扶老攜幼。率千餘人赴省。乞留大吏。某故賢者。劾億時、特爲守所持。及見民情大感動。因入覲。約與偕行。爲籌捐復。時故大學士公阿文成公見大吏於朝。謂之曰。例禁番役出京畿。柰何責縣令按法之非。且隱其實而劾強項吏。何也。大吏深自悔。然卒格於部議。歸博山。民猶謂當復任。老弱遠逆界外。告之。故人人哭失聲。已而相與館。故令家於縣中。朝夕饋問。億愈不忍以家口累民。乃遣歸其鄉。而自閒遊東昌。臨清閒。藉書院以餬口。至河南詣好士友人。與修縣志。以終其身。嘉慶四年十月。卒於鄧州客館。得年五十有五。是冬有旨命朝臣密保內外員操守端潔才猷兼濟及平日居官事蹟可據者。得赴部候旨召用。億名在保薦中。縣令捧檄至門。亡已一月矣。億至性淳篤。生平重風義。嘗由都奉兄倬柩南歸。乏資斧。手輓鹿車。不避溽暑泥濘。比達里門。足重蹣。既葬。爲之立後。族孫有孤貧者。十五年與同爨。聞師喪千里奔赴。嵩縣典史某卒喪不能歸。解衣質錢資之行。設義田縣北郊。收偃師之棄殤者。冀以厚風俗。在魯山時。楚匪擾至河南唐

鄧之境。億爲令區畫。議復魯陽關。設兵防交口鎮。以扼荆襄要路。立保甲西山諸邨塢。防逸賊竄匿。未及行。而交口鎮西山俱被賊焚掠無餘。鄧州既經蹂躪。士民糾賊死事者。未得申上其實。億勸立國殤祠。以厲鄉勇。其以維持風教爲己任類此。億通貫經籍。講學依據漢儒師授。不蹈宋明人空虛臆說之習。所著經義。原本三代古書。疏通賈孔疑滯。凡數百事。所得列代金石爲古人未見者數十通。因之攷正史傳者。又數十事。今中州人知讀古書。崇經學。搜訪碑刻。備一方掌故。多自億爲倡始云。撰羣經義證、經讀攷異、三禮義證、讀史金石集、目授堂金石跋、錢譜、詩文集、札記之屬數百卷。與修魯山、郟、寶豐、安陽四縣志行於世。子三人。穆淳、景淳、盛淳、孫耒。

舊史氏曰。武君眞循吏也。在官七月。而得民心如是。令久於其任。治行當不止此。爲縣令者。人人如億。吏治之弊。不至不可移易。墨吏負帑愈多。去之愈有所牽掣。強項吏一出而被劾。且以沽名相詬嫉。不遇非常察舉之詔。何以厲廉節耶。予與武君交最密。知其事始末甚悉。及予罷山東廉使任。爲阿附朝貴者所媒孽事大類武君。獨爲君子求治太急。固俗所忌耶。抑遇非其時也。直諒多聞之交。又弱一個。悲已。

小滄浪筆談卷二

儀徵阮元記

歷山爲岱之北麓。余屢登此。勒銘山石云。登彼翠微。堂基戴石。岱麓分陰。嬀田啓陌。雷雨坐生。峰巒競碧。樓觀三重。崖懸百尺。繞牆虹落。穿閣雲飛。碑頭六代。松要十圍。岑苔籍屐。天花滿衣。磴隨客意。嵐成佛輝。下涌泉源。清交水木。湖平鏡揩。城迴帶曲。野氣沈村。林烟隱屋。兩岫同秋。千塍共綠。平原似海。曉日開天。燕齊道直。蓬萊影圓。山棲壽佛。臺降飛仙。後之來者。亦百千年。

出歷城東門廿餘里。至禹登山白雲峰。西南入谷。卽龍洞壽聖院。有范純仁、宋齊賢題名及元豐碑。院北絕壁隱天。石色紺碧。名錦屏巖。院南壁上有洞門。約高二十餘丈。余與徐惕菴太守大榕登此。秉燭入洞。洞有石佛。面泐如削。前數日夢中實見此象。亦異矣。洞中始猶寬闊。繼乃逼仄。俯行約里許。又出一洞。則在前山矣。又院之西南有夾澗。曰三龍潭。兩壁直立。中如小巵。曲折不窮。深轉十餘里。余足力頗健。直至黑峪。日暮乃返。餘客不能從也。白雲峯東南入谷。爲佛峪。小逕深林。有石臺巋然直立。曰靈臺。臺南有泉。曰林汲泉。泉北有飛瀑。每雨後。懸流十丈。聲滿山谷。崖間多秋海棠。石壁間多唐人題名。且有隋開皇所造佛像。予嘗侍家大人策馬游此。月或再至。居歷下者。曷因吾言訪之。

阮元

自禹登山白雲峯東三里至佛峪

茲山何岩嶢神禹之所登東行入虛谷泉石媚清澈側徑臨深谿馬足猶兢兢午憧屯春陽陰崖積素冰石無土附樹壁有隙走藤雲護巖上佛泉養廚中僧何當看秋瀑瀼落山三層大者懸如紳細者垂如繩靈臺出其上衆勢歸馮淩而我亦遐舉振翮隨花鷹

白雲峯西北至錦屏巖憩壽聖院

靈湫住天龍談禪闢初地但見元豐碑破屋已古意繞階激清泠壓簷積蒼翠泉急石丸轉雲過松花墜前峯升重巘高鳥慅其翅誰爲造孤墉中使金仙睡後峯獨離立與嶺擘成二誰爲架飛梁鐫以摩崖字古人具精力恥作尋常事否則寧如僧碌碌老荒寺

聖壽院西南石壁上有龍洞出入里許

神龍抉壁入破壁復飛去龍去壁已穿介然用成路當門立大佛乍見心疑怖石泐面如削曾向夢中遇過此入深隧秉燭始暗度俯行頂接踵相呼不相顧一隙忽生明如夜忽鬱曙不知出何山奇險更難步手中得葛蘿足下生松樹蜿蜒攫爪痕是我題名處

由龍洞巖下西過三龍潭十里至黑峪而返

三龍潭峽口如防復如堂百丈屹相對古色間青黃其下狹數尺亂石眠羣羊短衣雙不借蹈此若康

莊路窮逕仍達地敞崖復當水消尙存迹日午先韜光陰森恐山鬼蒼莽防奔狼有客獨結廬無乃非人鄉十里暮始返華岫月微茫城關待我閉春漏聽三商

復至佛峪

澗草迴新綠岩松發古春泉銷三月雪佛示六朝身馬足熟知路僧寮閒可隣誰知城裏客常作入山人

一統志濟南名泉七十二趵突爲上金線珍珠次之曾南豐齊二堂記曰泰山北與齊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柏崖之灣而至於渴馬之崖則泊然而止今黃山下自崖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有泉湧出高或至數尺名曰趵突之泉齊人謂嘗有棄糠于黑水灣者見之于此其注而北則謂之濼水今府城西平地泉源觱湧雪濤數尺聲如隱雷泉凡三穴鱗次相比稍施人力矣邵二雲學士爾雅正義云昭五年傳濆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湧泉也徐彥疏謂此泉直上而出郭意以直訓爲正直上之濆泉卽濫泉也趵突泉宋元以來名人題詠極多皆嵌置壁間短榭長廊紆折盡致

馬履泰

自五龍潭步至趵突泉訪泉上白雲樓次韻

嬾從插架理牙籤解事提壺鳥喚檐乍對風潭悵撥甚雪消春動水痕添雷聲輥地戰陰陽平湧驚濤見未嘗欲訪雪樓何處是蒺藜初綠日荒黃

趵突泉　孫　韶

倒挂三條瀑。奇觀天下無。半空晴湧雪。萬斛亂跳珠。河海流終達。雷霆鼓不殊。濟南名勝地。此是小蓬壺。

趵突泉　鄒平　成啓洸

渴馬厓頭水。潛行號濼川。歷城餘勝蹟。趵突出名泉。直帶糠流出。幾經鳥窦穿。一塘看月印。三窟擬珠聯。倒影涵山側。噴聲涌地圓。泐融機脈脈。活潑瀨濺濺。林外青含郭。軒頭碧漲天。平溪拖荇葉。古岸疊苔錢。響訝雷連鼓。翻驚雨倒懸。同源窺色相。有本契神仙。誰使相吞吐。而今共轉旋。波濤通左右。橐鑰徹中邊。石滑新晴後。沙明落日前。凭欄成久立。佛嶺正蒼然。

予得程鳴畫一幅山堂羣松。一髯翁視童奚泉、程鳴題句云。名泉七十二。何必數中泠。自署款云。受業程鳴。予按程松門。乃漁洋弟子。則髯翁乃漁洋小像也。潭西精舍。在歷城西門外五龍潭上。卽唐秦瓊故第舊址。桂未谷所築濬池得泉。似趵突而小。在七十二泉之外。題曰七十三泉。往來名士。多居於此。天鏡泉流至精舍。前繞東廊。過北牖。始入潭。遊者入門。卽聞水聲潺潺。嵌壁有石刻顏魯公竹山聯句詩。

潭西精舍記　曲阜　桂　馥　未谷

歷城西門外唐翼國公故宅。一夕化爲淵。卽五龍潭也。潭之名始見於于欽齊乘。其言曰。水經注濼水

北爲大明湖西有大明寺水成淨池池上有亭卽北渚也今名五龍潭潭上有五龍廟亭則廢矣按池上亭卽水經注所稱客亭在趵突泉西北何得以潭爲淨池大明湖在古歷城西今誤以城內歷水陂當之北渚亭亦不在潭上曾子固北城閒步詩云飽食城頭信意行又云便起高亭臨北渚蘇子由北渚亭詩云西湖已過百花汀未厭相攜上古城晁无咎北渚亭賦序云嘗登北渚之址則羣峰屹然列於林上城郭井閭皆在其下據三家之言則亭在北城上無疑于氏不知淨池塡爲平地廼移客亭及北渚於潭上疏矣今潭上五龍廟猶在吾友陳君明軒嘉其水木之勝與小香二香諸君募錢於潭西架屋爲游息地並屬予記之元遺山言濟南樓觀甲天下多無能指其處因念翼公甲第連雲一旦爲神物奪去今以一瓦一椽託之潭上幾何不與頹垣廢址同歸烏有雖然諸君旅人也寄興而已後人於煙水榛莽間追尋我輩遊蹟或亦有感於遺山之言也夫

七十三泉記　秀水吳友松秋巓

曾子固齊州二堂記齊多甘泉顯名者以十數宋時固未嘗有七十二泉之目也于欽齊乘始據名泉碑載七十二泉山東通志去百脈而易以雙忠去濟水而易以不匱夫既仍其數自當存其目不宜以新名易舊號也龍潭之西穿地爲池有泉涌出而江家池水注之遂成趵突曲阜桂君題曰七十三泉余謂濟南之泉美擅天下然如染地煮糟煮糠諸名多不雅馴此泉以不名名之遠俗也以數計之沿

舊也。吾鄉朱竹垞太史於珍珠泉東鑿一泉曰漊泉。自爲之記。近江方伯於名士軒南鑿一泉曰雪泉。翁閣學爲之記。今桂君題此泉。余爲之記。皆在七十二泉之外。然則濟南七十五泉矣。

題桂老菪七十三泉　馬履泰

七十三泉泉外泉。一條碧玉碎階前。老菪居士時沈醉。正要泉聲春枕眠。

金人七十二泉記。尙有名泉未盡編。若把郎官湖作例。此泉合喚老菪泉。

長洲沈二香默爲陸郎夫中丞外甥。有何無忌似舅之譽。久客山左。交遊多賢豪。偕夢華、古愚、未谷、秋鶴、燕亭諸君子共議創建潭西精舍。二香爲輯潭西小志一卷。攷證故蹟。搜羅新詠。可云精核。

偶檢王秋史卒二十四泉草堂集。有過湖上感詠云。七橋何處柳絲絲。一帶東風比漢南。放鴨闌空滿寒綠。叉魚船小破柔藍。湖邊明月聽簫冷。鬢底黃花記酒酣。只有鵲華如舊識。高城點黛許相探。詩極名雋高雅。固不媿爲漁洋稱許也。秋史又有登蓬萊閣詩云。高閣蓬萊聞少日。今來秋眺鬢滄浪。地雄青社臨孤迥。山古豎閭接混茫。鼇背雲浮雙郭外。蛟涎漲落十洲傍。天風碧海斜陽在。曾對清吟玉局狂。亦佳。

己酉座師鐵冶亭先生。文名淸望。朝野同聲。著梅龕詩鈔。學深才健。體格高華。典禮春官。扈蹕秋獵。煎茶鎖院。倚馬賡歌。又詞林佳話也。至於軺車所至。衡彼山川。大江南北。齊魯間益鮮抗衡者。甲寅秋先生適來典試山左。戲贈句云。六千髦士彙羣英。半是宗師作養成。我向齊州懸玉尺。門生門下中門生。比揭曉。

得士稱極盛焉。因憶壬子春。瑤華主人邀彭雲楣尚書師、沈雲椒侍郎、同年胡印渚、劉金門兩學士、那東甫侍講。及先生與元凡七人。同遊萬壽寺。主人寫七松圖便面。先生援筆題一絕云。七人分坐七松樹。巨筆寫松如寫人。謖謖清風滿懷袖。一時同證大夫身。二詩雖不經意作。而神韻雋絕。風格亦正相似。

望華不注山　鐵　保

危峯鐵立勢嶙峋。瘦削芙蓉濟水濱。嶽麓岡巒通地脈。海天風雨變秋旻。齊師戰已迷陵谷。李白詩猶動鬼神。（華不注山詩首鐫太白之作。）搔首丹梯登有日。招邀多士躡清塵。

山頂祚摩古霧蒙。虎牙千仞插高穹。文章有待搜羅後。山水先歸鑒賞中。七十泉多疏灝氣。六千卷合驗雄風。金鏡刮處餘青眼。拾級單椒瞰大東。

濟南闈中作

大明湖畔佛頭青。天影遙涵歷下亭。北去靈源環岱岳。東來雲氣接滄溟。逢時人擬登龍客。近海天移好雨星。（余八月抵歷城連日陰雨。）七十二泉清可濯。臣心如水合淵渟。

闈中與遠山同年話趵突泉之勝用松雪韻

七十名泉近有無。潺潺趵突徹冰壺。翻空爲訝坤靈坼。鄰海寧愁地穴枯。鼇窟千尋韜日月。靈湫萬里達江湖。試餘快領溪山去。雲影波光與不孤。

又用曾南豐韵

地近名泉酒使節。滿懷冰雪滌埃塵。心源瀉玉原無滓。學海探珠合有眞。長白峯頭雲似墨。大明湖上月如輪。高懸青眼看文戰。排突雄風剩幾人。

慶姓郇都統爲尹文端公第五子。貂蟬世業。耽吟咏如書生。名篇警句。層見疊出。亦家學也。任青州最久。所延攬皆一時名士。孫蓮水贈都統詩有嚴鄭風規恆禮士。皐夔家法愛賡詩之句。非溢詞也。旋以移鎮寧古塔。送別歷下城。投詩者不下數十人。予詩有云。十年自種將軍樹。萬姓爭傳叔子碑。鴨綠江頭春漲後。鵲華山下別人時。都統亦有詩酬別。一時傳誦。

漢軍李紹祖。官臨清副將。雅歌投壺。有古名將風。詩筆亦清挺不羣。後升登州鎮總戎。督兵勦川楚逆匪。沒於陣中。

王竹所初桐。官齊州縣丞。詩才清逸。久在下吏。而閉關吟咏。頗足自娛。著巃嵸山人集。有濟南竹枝詞一百首。網羅舊聞。典雅流麗。

將之山東酬別家詒堂侍讀曹習庵學士吳穀堂編修程雪坪庶常　王初桐

十載京華慣吐芮。一朝東閣作勞新。客中肝膽輸前輩。老去情懷戀故人。御苑樓臺初過雨。玉河楊柳又逢春。諸公莫唱陽關曲。我已樽前頎愴神。

六月十五夜自徂徠至新甫俗名蓮花山。

徂徠山下夕陽收。汶水涓涓五派流。馬上夜涼行不厭。月生行到月低樓。

山僧已打丑時鐘。露未經秋尚不濃。雞唱一聲村巷白。馬前了了翠芙蓉。

臨小洞庭望蠶尾山

好山不嫌卑。好水不嫌小。洞庭既瀰漫。蠶尾復窈窕。寬於習家池。秀比裴公島。微雨朝來霽。鮮輝弄清曉。清曉無漁樵。時見雙翠鳥。宜放橛頭船。柔櫓撥蘋藻。宜覓不借鞋。瘦笻出木杪。興發遥清遊。竟日庶能了。白雲枉相留。幽賞殊草草。無處無濠梁。所嗟會心少。昔者蘇源明。于此一傾倒。至今千餘歲。秋風空嫋嫋。

土橋

鹿角關頭小市廛。土橋雪後見平田。鴉盤枯樹荒村外。雲漏斜陽斷塔前。故國江山空極目。天涯風景又殘年。可憐一宿萍蹤地。回首安陵亦黯然。

明湖曲八首

湖小半篙清。無風滑笏平。與天同一色。人在鏡中行。

井字界瓊田。家家種白蓮。朝來菰葉裏。撐出採蓮船。

嘗讀道園錄。永懷李溉之。天心浮水面。想見作亭時。
有客修春禊。鳥聲雜管弦。鵲山寒食近。猶似泰和年。
野艇小如瓜。恰容三四輩。垂下一面簾。夕陽在篷背。
不見蔗中人。但聞蔗中語。清風入叢葉。颯颯疑是雨。
境僻渚彌枉。柳濃烟未開。轉頭向寬闊。瞥見酒船來。
古廟森雲際。停橈試一登。回看來處綠。不辨幾層層。

石幢

山中問樵者。指點得村名。踏葉見人跡。到門聞水聲。春晴雙燕出。午靜一雞鳴。此是桃源隱。我思谷口耕。

棗枝詞

秋來纂纂滿山茨。又是豳風八月時。東土不歌洞庭橘。新翻別調棗枝詞。葉水心有洞庭橘枝詞。仿竹枝柳枝爲之。

樂氏移來槭棘場。儂家自合棗名鄉。棗花織就簾櫳樣。棗核燒爲荳蔻香。樂氏棗。相傳樂毅遺種。

正月十五夜南皮作

金鈴古寺風蕭瑟。射雉荒臺月寂寥。最善思家偏作客。南皮城外過元宵。

竹所姬人李秀眞湘芝。濟南人。亦能韻語。有柳絮集。以其姓氏里居合於李易安柳絮泉。且兼取道蘊故事也。北極廟云。古刹迢遙碧漢間。一回登眺一開顏。東西南北靑無數。看盡重重疊疊山。夜深云。夜深獨傍錦薰籠。窗縫穿來敵面風。恐是行人未投宿。馬蹄踏雪亂山中。皆淸婉可誦。

嚴司馬守田。杭人。以父宦山東。生于歷下。寄籍中山東舉人。其自號曰歷亭。樂其所自生也。爲人豪俠自喜。有幹才。爲嶺南縣令。從孫文靖軍于安南。時戰不利。撤兵歸。司馬從入關。見臺站卒伍惶遽欲遁。司馬下馬坐曉之曰。元帥以兵少不欲決戰。勒兵回。然身自居後。賊何敢犯。若屬惑訛言輒退。離汛地一步者。我且斬若屬矣。因索飯。徐上馬去。孫公聞而壯之。後官江南。歸里後。屬奚鐵生岡寫明湖秋柳圖。郭頻伽擧題之云。人老方知生處樂。官閒合向死前休。殊爲感槩有餘味也。

錢唐何春渚徵君。與嘗客濟南。同蔡方伯嵩霞泛舟大明湖。詩云。閒鷗片片落遙汀。華注城頭一朵靑。有客看山騎款段。何人隔水唱瓏玲。紅闌漸出蘆中舫。碧瓦微遮柳外亭。絕似段家橋上望。頻來能遣旅愁醒。夸猶駘宕。極描摹淸景之能事。奚鐵生岡以其詩意作圖。足爲明湖生色矣。又濟南秋夜詩云。滿城殘葉落飄蕭。又見西風上柳條。一郡靑山名士地。三更紅燭旅人宵。定知烹鯉慈顏喜。遠念塗鴉稚子驕。莫笑吟聲猶激越。鄉心此夕最迢迢。二詩極爲杭董浦先生所稱賞。

蔣伯生因培。常熟人。以其父爲汶上縣令。卒官下。遂家焉。所居蘿莊。花木交陰。有古槐七十二樹。名其堂

曰七十二槐堂黃小松司馬爲作蘿莊圖。郭頻伽上舍爲作記。一時名士至山左者。題襟書壁。各有酬倡。伯生家不中貲。又爲人假貸千金。窮日甚。其人有力而不欲償。適孫淵如權廉使。下其事于邑。伯生有句云。爲我追逋眞火急。向人延譽見風流。淵如稱其詩才排奡雄放。而往往出奇無窮。可與張船山、郭頻伽相伯仲云。

春草西堂詩　蔣因培

張子白聞予到都偕令弟遠春過訪小飲二首

到及泥金挂壁時。九衢猶見步遲遲。不爲東野看花態。得意春風馬未知。

兩三知己隔關河。奈此青州從事何。今日一傾三百盞。果然燕市酒徒多。

釀碧香酒熟與弟飲

小槽酒滴如春水。撥墨濃香四五里。兄弟堂東中聖人。對臥月明呼不起。世間快意只如此。船要桃花稱博士。忽憶先人淚如洗。彥昇身後冷于冰。尚餘廿石桃花米。

阿常生

鳴角尋陽兆自今。河車一色紫痕侵。占熊竟叶山妻夢。子崔元非處士心。手寫紅箋爲母報。情知白髮望孫深。笑啼眉目分明記。想見開函喜不禁。

醾面新盛雪水香瑤環瑜珥茁蘭芳此時何敢將兒譽異日應須得我狂坐客懽呼分玉果自家珍重檢青箱門前不用懸弧矢我已輪蹄誤四方

四月廿二日由曹州入都同人作餞醉後留別

幾夜連床雨不寒又從花下款征鞍跡如鴻爪輕留易交比晨星不散難刻木判招公等射貸錢每失婦家懽分明眼底無窮事明日都將一笑看

得王惕甫書

望遠懷人正閉門又看小雁墮翩翻交情三月花相似芳訊一番濃一番

濟南旅病

輾轉中宵入夢遲蕭疏禪榻自支持那禁作客身猶病恰喜離家母不知掩鼻怕聞丹藥氣關心偏負菊花期年來頗覺無驚悸床蟻弓蛇總聽之

將赴河工留別山中故人四首

河上潭潭幕府開隨人一例出蒿萊慣經瓦礫堆中舞又向邯鄲道上來回首狂名如隔世甘心下吏老龐才美人誤嫁尋常事敢向風前怨鴆媒

頭顱未白眼難青車子班班馬不停此去可能逢禰薦當時轉悔注桑經酒非醇醲難成醉夢未沈酣

尙易醒多少猿驚兼鶴怨夜深愁向故山聽

回首燕臺記碎琴誰言市駿有黃金縱教騰達年非少況入泥塗日復深剩有潛潛知己淚頻呼負負故人心天門詄蕩雲程闊却立逡巡感不禁

桔槹俯仰太無端驥服鹽車亦大難立志本卑寧爲母吟懷漸惡却因官薄遊久已風塵倦循省深知骨相寒我已忘羞君莫笑登場傀儡任人看

江寧孫蓮水韶清才艷思夙擅詩名客武昌最久頃來山左佐余校文之事以漢上紀游詩見示余題一律云扁舟無那漢皐迴詩向樊川刻意裁交甫何期珠佩解牧之曾見紫雲來恐因極樂能消福如此多情只爲才欲洗胸中愁萬斛試翻春海到蓬萊蓮水依韻見贈云中流一柱百川迴狂簡胥歸大雅裁日觀峯頭題句立玉皇案上袖香來欣逢鎖院論文會愧說天台作賦才韓愈終能憐賈島又教觀海到蓬萊自登萊校士歸復見贈云飽聽春潮海上聲歸來華鵲雨初晴才經玉尺親量遍心比珠泉澈底清彈石遠分蓬島秀宮衣新換雪羅輕昨宵同泛滄浪棹湖上台星似月明

錢塘何夢華元錫博洽工詩文尤嗜金石藏弆最富年逾弱冠交遊遍海內與黃小松司馬同鄉尤深金石之契山左碑版半爲二君所搜得最後於孔林外得永壽殘碑又於史晨碑下截得數十字及魯相碑陰竹葉碑正面皆舊拓所未見者小松爲作二圖紀之錢竹汀宮詹翁覃溪閣學皆有詩

何夢華滌碑圖　　阮　元

漢碑珍重滌。一字抵千金。盡見史晨跡。還分魯相陰。挹泉澆竹葉。享帚縛松鍼。我洗石人二。奇文今可尋。

何夢華林外得碑圖　　阮　元

孔林墻外夕陽明。永壽碑酬訪古情。我後何君來曲阜。手摩殘字得熹平。

嘉定錢既勤孝廉東垣。爲竹汀宮詹猶子。可廬徵君長嗣。沈潛篤學。有歷代建元表、孟子解義、小爾雅疏證。皆能自抒心得。乾隆癸丑。隨徵君在予幕中佐閱藏有蹕字瓦。當篆文奇古。予爲攷釋之。其弟繹侗亦皆潛研經史金石。各有著述。時人有錢氏三鳳之目。

蹕字瓦拓本跋　　阮　元

嘉定錢君既勤。得古瓦作蹕字。上下左右作四神形。甚奇古可愛。竝爲之考曰。周豐宮之瓦。蹕卽聲。引鄭康成大射儀注證之。斯言諒矣。元謂說文此卷豐豐二字注。皆被後人刪改。其義久晦。說文曰。豐。豆之豐滿者也。从豆象形。此誤矣。當云豐豆之豐滿者也。从豆凷象形。弁聲。說文曰。豐。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此亦誤矣。當云豐、行禮之器也。从豆。凵象形。弁聲。二徐尙不知弁之爲聲。宜更不知弁之爲聲。因而刪改耳。鄭君大射儀注云。豐字从豆。丰聲。此正鄭君精于六書之驗。鄭注三禮多用說文。此當許君

舊說。鄭引之也。何以明𠂤之爲聲也。丰字。古拜切。古音與豐字同一部。古音平聲脂微齊皆灰。上聲旨尾薺駭賄。去聲至未霽祭泰快夬隊廢。入聲術物迄月沒曷末黠鎋薛。皆同爲一部。詩三百篇。古韻朗然可按。丰字雖未見於詩。而害字從丰得聲。如泉水三章。二子乘舟二章。蕩八章。閟宮五章。其用韻之處。皆與上聲禮體澧鱧最近。則豐字之从丰得聲也明矣。不特此也。耒部次于丰部。許云从木推丰。元謂此下亦當有丰亦聲三字。徐氏不知而删之耳。耒與豐亦同部相近也。从丰得聲者。尙有犖玤二字。從玤得聲者。有韎鞏契鞹槩慨六字。皆與豐字同部。豐豐从豆。𠂤𠂤皆聲。凵凶爲象形。凵凶與𠂤𠂤原不可相聯屬。故古文豐字凵明可省去。又說文豐字上六畫。皆當左低右高。作𠂤形。今本作幷平。畫者訛。俗無以下筆。舉此數證。質之既勤審定之。庶無蔡中郎不分豐豐之誚乎。

歷城郭小華敏鏊。未谷弟子。於隸古猶得其傳。爲予書鄭公祠碑記。頗具古法。小華又工畫。爲山左第一。馬秋藥比部居濼源書院時。與小華莫逆。嘗謂予曰。三日不見小華。便寥落無偶。同時有鄭柳田士芳。亦工畫。得麓臺、石谷遺意。與小華埒名。而氣韻遜之。

柳田爲夢華作潭西話別圖。摹倣倪雲林。極蕭澹超逸之致。又爲曼生圖、水西感舊橫卷。皆得意筆也。求畫者每於譙集間促之。得意呼毫。如驚風驟雨。勢不能止。過此即擱筆案上。堆積空紙至數百幅。未谷過其居。見坐客紛紛。追呼彌急。因題通畫軒三字贈之。

歙縣吳南鄉文徵。工書畫。善篆刻。極意摹古。皆得神味。嘗爲余作伯元小印。雅似其鄉先輩程穉倩手筆。

鄭學之光倫。卽南鄉之甥。豪邁有任俠風。才情敏贍。詼諧間作。久居歷下。名士皆愛與之游。秀水吳秋鶴友松。詩才清逸。尤工塡詞。著有野花詞話。自少幕遊山左。以瘵疾卒。年僅三十六。

甲寅南歸留別山左同人　吳友松

十年囊底一編詩。歸去鱸魚正美時。便擬全家浮小艇。不勞遠寄草堂貲。

百年風雅說漁洋。歷下亭空蔓草長。最是秋來幾株柳。江南夢遠未能忘。

長洲顧蘆汀文鉞。爲秀野先生後裔。工詩文書畫。尤嗜金石。手摹婁壽碑岑二漢碑刻石。居濟上二十餘年。與小松、夢華往還最密。晚年貧病交困。猶手不釋卷。著書自得也。嘗以漢瓦當六畜蕃息四字拓本贈翁閣學覃溪。翁答詩云。苗彼葭蓬證舊聞。黃圖篆記感如雲。客卿子墨勞鉛槧。誰識東吳顧八分。其傾倒如此。

濟寧布衣鄭皆門支宗。精於鐫刻。手摹秦漢官私印文五百種。幾欲亂眞。

趙松雪萬柳堂圖。爲廉希憲作。立幅三尺。著色畫荷池山館。烟雨滿林。堂中二人袍帶坐。一女子持荷花送酒。卽所傳歌驟雨打新荷者。此園在京師南城海岱門外。爲馮益都相國別業。一時門下士鴻博諸君來讌于此。有賦紀之。益州佳山堂雖無水柳之趣。而花石尙在。不似萬柳堂之荒廢。予旣作佳山堂詩。又命閻學海。賦萬柳堂詩。頗深前輩風流之感。

萬柳堂

憶昔燕臺春欲暮。金鞭玉勒三叉路。堂前萬柳拂雲低。到此徘徊馬先駐。有元此地屬廉家。門外曾停松雪車。已來客似臨風樹。更有人稱解語花。花間置酒連花送。紅螺杯壓蓮花重。分得濃香上彩牋。養成新碧棲么鳳。一曲憑欄鑒黛蛾。恰聽驟雨打新荷。花前羯鼓三撾急。葉上眞珠萬顆多。漚波妙絕丹青手。況是新涼醒卯酒。一片嫣紅落舞衣。四圍濃綠歸高柳。高柳年年覆華屋。舞衣罷後習新曲。蓬萊清淺又桑田。當時春夢憑誰續。文毅公門桃李開。鴻詞博學集英才。每當三月東風後。同看垂楊載酒來。鳴珂乍散沙隄騎。萬縷千絲青蹙地。劉白聯吟綠野堂。衞公自作平泉記。廉公在日垂楊好。馮公歸後垂楊老。美人名士總消磨。長年木葉無人掃。今日佳山堂下過。世家喬木百年多。卽看此樹婆娑甚。楊柳春明更若何。

益都馮氏佳山堂花樹皆古。有巨石三。皆極玲瓏。高丈許。余有句云。百年喬木長成抱。三月襍花開正齊。江定甫夢遊益都馮相國佳山堂作詩一首。余曾遊其地者因和其韻　阮元

宰相荒園半荳畦。石屏風外是沙隄。百年喬木長上聲成抱。三月襍花開正齊。詞學在門作桃李。王伯厚應鴻博科著詞學指南。詩書爲政已筌蹄。誰能醒慣火城夢。又號山中唐子西。

青州馮文毅公佳山堂　孫韶

已恨遲生後百年却從浪迹識平泉喬松倚鬱風雲氣過客爭題翰墨緣一代才人門下士兩朝文望日中天蒐裘亦見經綸手直取雲門作畫懸

濟寧王宗敬孤寒好學文筆皆長居城外小屋數楹以館穀奉母歷城郭小華爲畫負米圖同州鄭勉詩賦亦憂然出羣才幾與宗敬埒

王宗敬在予學署四照樓讀書其詩有云晨星看傅說暮鼓震皐陶愚對工巧同兄宗學作詠古詩屬詞大雅持論平允可與上下古今亦當不愧二難

詠古四首　王宗敬

高堂生

禮經經丙刼漢代紛所藏授受逮蕭奮釐明本高堂緜蕝耀鳳彩經曲燦星光至今十七篇爲頌何其詳

二疏

勇退世所難廣受去何速欲明師道尊志不在廩祿掛冠纓可忘懸車輪不復賢哉二大夫高風照林谷

朱雲

折角已衆驚。扳檻仍力諫。逆鱗批前鋒。斬馬斷厚患。松勁異蓬麻。鵠鶩非鶉鷃。爲令慘酷多。漢史無乃諱。

仲長統

先儒仰仲公。精心在難禮。嗜戴登奥堂。九擾敦空諳。雍容垂長紳。經傳有定體。樂志與昌言。肅肅森堂陛。

高堂生　王宗學

博士赴秦火。經籍靡孑遺。卓哉高唐生。治禮如治絲。淵源一以緬。讎校無參差。厥後傳蕭戴。從茲闢藩籬。千鈞繫將絕。一線吁在斯。禮家今輩出。幸得窺津涯。

二疏

人世重浮名。大抵趨若鶩。仰彼漢大夫。深我高人慕。鴻飛冥固難。鳳逸誰與附。車馬填道旁。送者人無數。極目散金臺。遐哉弔二傅。人生貴知足。此意無人悟。

朱雲

漢代有直臣。胸襟祛凡猥。折角若忘疲。折檻不畏罪。舉朝咸愕然。惟雲尚厲乃。烏虖經術儒。志節今常在。俠烈固難方。書生氣亦改。倘無左將軍。雲終不自悔。

仲長統

稽古仰公理。邈焉懷林泉。浮生如夢幻。樂志忘蹄筌。文史足晨夕。嘯傲怡天年。後爲尚書郎。昌言三十篇。所慨在覆餗。所繫非華冕。窮達俱隨分。千載名斯傳。

王宗敬 美女篇詩用秋胡事妻云歧塗不可立豈敢怨秋胡命意忠厚得詩人之旨。

箜篌引 濟寧王宗敬

鍾鼓已齊設。華鐙復輝煌。高筵薦香旨。良裘披肅霜。賓詠飽德句。主誦未晞章。篤實終勉勗。虛己有周行。縞紵示投報。承筐以爲將。肴盤既狼藉。箜篌爰登堂。其音淒以楚。爲君進一觴。滿座同寂寂。晝短夜方長。豪華人競逐。毛髮變青蒼。爲歡有幾時。奮志當慨慷。

美女篇

艷冶誰氏姝。采桑在歧途。鑑容入秋水。皓腕曳輕襦。臂綰雙跳脫。耳垂雙明珠。倩盼生光輝。行道爲踟躕。問女何所託。家住鳳城隅。幽閒守貞愫。紛華非所愉。歧途不可立。豈敢怨秋胡。歸來明月夕。修竹隱疎廬。

箜篌引 滋陽范毓昉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餚核羅珍饌。麟脯猩唇。銀燭列璀璨。華堂進醪醇。急管與嬌歌。新聲妙入

神觥籌紛交錯獻酬娛主賓酒酣拔劍舞含意俱未申相許在義氣雄豪何足論年華不我待努力及芳辰

美女篇

明月何皎皎照我牀前幃三五清光滿四五清光微良人在遠方十載音書稀妾有繡羅襦璧金殊陸離妾有紫燕釵珠翠相葳蕤一一置箱篋光輝無所施漫漫夜正長白日還西馳獨守空房中自傷桃李姿

曲阜孔昭虔檢討廣森子也詞翰翩翩有家法試霜瓦詩最爲雅鍊

霜瓦　孔昭虔

豐山鐘動落新霜宮闕參差碧瓦涼一片金波凍鵁鶄五更青女護鴛鴦銀虬月冷歌長樂銅爵風酸夜未央莫遣當關容易報繡衣持節奏明光

卽墨郭總憲琇予得其曾孫錄之入學材頗可成尙有家範

昌樂閻學海乃大司空循琦之子清才韶秀一時無偶嘗詠新柳詩四首用漁洋秋柳詩韻士人競傳誦呼之爲閻新柳

新柳　閻學海

惟有垂楊易斷魂。每先草色到閒門。幾時細眼含青影。漸見修眉展翠痕。添得清陰橋外市。漾來嫩綠水邊村。吹花嚼蕊年年事。欲挽柔條仔細論。

幾經風雪幾經霜。又見蠻腰倚畫堂。暗著輕黃捎蝶翅。恰將柔綠印鴛箱。鳴禽句好仍懷謝。咏雪才高未嫁王。早有章臺金勒馬。清明嘶過碧雞坊。

風流張緒不勝衣。濯濯王恭是也非。眠起枝頭春次第。短長亭子夢依稀。雨膏幾沐絲初軟。風信初傳絮未飛。但願鵝黃生綠汁。及時沾灑莫相違。

相迎相送總堪憐。半裊游絲半挂烟。社燕未來春寂寂。灞橋初別恨緜緜。未拋春夢隨流水。空倚東風度少年。試問荒園東角裏。何如移植玉河邊。

膠州宋繩祖。爲山左諸生中詩學第一。嘗賦曉寒詩四十字。余始亟賞之。其論詩十絕句。于宋惟及梅都官一人。持論極爲嚴正。古近體氣體高潔。均非時輩所及。

曉寒　宋繩祖

起坐憶殘夢。閒齋氣轉清。半簾疎樹影。幾度早鴉聲。几側梅猶斂。墻陰雪尚明。撫琴方默默。誰識此時情。

論詩絕句

辭采天然謝琢雕淵明知己斷推蕭韋郎五字眞高絕澄澹還堪掃六朝

大謝寧容小謝同青蓮低首意何窮烏衣昆季多才思春草池塘是夢中

李杜文章繼國風史中班馬或能同自從刪後無詩句此語終難折二公

振興八代獨推韓排纂方知妥貼難有宋盡排門下立嗣音不減是都官

曾聞並世重韓張文筆元從漢到唐却怪紛紛尊吏部更無人肯說文昌

追逐雲龍何太勞孟淸安可敵韓豪餘甘須待回時味莫漫隨人笑蟹螯

峭病含咀不可醫非關毛底有金痍當年心折惟劉洞不惜黃金鑄本師

一曲菱歌敵萬金畫眉宜淺亦宜深五言自有眞源在誰念當年越女吟

十首秦吟寄正聲漫誇長恨有風情祇因輕俗斯言誤豈是前賢累後生

莫道無題自有思才華溫李並稱奇幾多楚雨含情句不敵韓碑一首詩

棲霞牟廷相能以古文爲時文詩亦古雅可誦咏官柳云輕塵繫馬處落月有烏啼可謂自然渾脫者矣

廷相博通經史尤深于公羊何邵公學初試以夫子爲衞君章文乃穿穴何學以發春秋之例是以知其爲經生非時文家

廷相朴茂寡言家貧立品余舉爲優行生第一人

官柳

牟廷相

舜舜大道旁。鬱鬱長亭西。輕塵繫馬處。落月有烏啼。征車曉行過。青袍春望迷。莫漫悲搖落。春風吹又齊。

詠紈羽

善借長風勢。平行海水寬。孤帆迎日去。片羽映天看。五兩輕如葉。連檣立有竿。八方吹欲遍。憑爾報平安。

錢塘黃小松昜。爲貞父先生後人。任兗州運河司馬。書畫篆隸。爲近人所不及。收金石刻至三千餘種。多宋拓舊本。鐘鼎彝器。鏡之屬。不下數百。予每過任城。必留連竟日不忍去。小松嘗自作得碑二十四圖。及嵩洛泰岱訪碑圖。以秀逸之筆。傳邃古之情。得未曾有。尊人松石先生。與張得天司寇爲莫逆交。張書間出其手。人莫能辨。尤工小篆八分。得者珍如球璧。母梁夫人。工詞翰六法。詩卷尤富。其已刻者有集唐梅花百咏。金壽門題曰字字香。小松書畫之學。有自來矣。

小松爲丁敬身先生高弟。篆隸錢筆。實有過藍之譽。嘗謂刻印之法。當以漢人爲宗。萃金石刻之精華。以佐其結搆。不求生動而自然生動矣。又謂小心落墨。大膽奏刀。二語可爲刻印三昧。生平不輕爲人作。雖至交亦不過得其一二石。作者難識。亦匪易。故當推爲海內第一。

天津吳念湖人驥。官東昌司馬。襟懷曠達。所在有賢聲。放衙後。惟以吟詠自娛。畫竹得九龍山人遺意。尤

喜獎譽後輩。一時寒畯多倚賴之。生平收藏名人書畫甚多。有惲王合作扇面廿幅爲最佳。

江寧龔梧生司馬孫枝。年二十成進士。爲東昌太守。以失察盜案鐫級。起復河工。任兗州泇河司馬。詩文詞曲。竝稱擅長。袁簡齋、蔣心餘兩太史。最稱賞之。精于鑑別。所蓄書畫最富。作畫喜用燥筆。渾厚獨絕。生平尤喜擊劍馳馬。學萬人敵。畜寶刀一。每于宴客酒酣。出以傳觀。袁蔣集中皆有寶刀歌。爲梧生作也。嘗於舟中遇盜。手擊殺其魁。餘衆皆退避。乃招還。開篋示之曰。此中所貯皆書畫古籍。非汝輩所好也。後以老病去官。寓曹州。益貧。日鬻所藏以度日。歿後。詩文集尤多散失。殊可惜也。

武進顧子明逸。仁和盧抱經學士弟子也。性眞率。於漢魏古書用功極深。爲王懷祖給諫所賞。自京師偕余至山左。助余衡文。又參校羣經。多有精核處。

歷城楊岳通。十歲能詩。明湖晚眺有云。烟雨鵲華連郭北。管弦樓閣敞湖南。

曲阜城東周公廟旁。地勢平坦。且正方。相傳爲魯靈光殿遺址。

曲阜城東　阮　元

庫門東去意蒼茫。泗水西流向夕陽。陵上白雲留少暉。地中黃土是空桑。策書字在郊麟死。鐘鼓聲銷海鳥藏。過客未談三古事。莫教先賦魯靈光。（魯庫門以大庭氏庫得名。他國無之。）

趙秋谷與馮大木。以同賦銅鼓詩得名。今集中皆不載。飴山文集云。此詩因經阮翁所賞。故反棄之。桂未

谷從顏運生家錄得原稿蓋秋谷手書貽顏考功光敏者余別爲之說幷錄其詩于廣陵詩事中近見翁學士題秋谷詩後兼主伏波諸葛可謂善圓其說

題趙秋谷銅鼓詩後　翁方綱

桂君昔拓顏氏鼓宋生今示秋谷詩秋谷詩蓋觀鼓作我賦拓本嗟已遲手量面徑一尺四珊文十匝繚繞之雷回絡索乳交暈庚庚細理沙書錐一十二辰作陽識儼如漢鑑神衞施或云伏波或諸葛前後皆說東京遺傳聞伏波定交阯駱越聲震西南尸厥初蓋以銅易革調和燥濕均參差綴以竈形面八角逮乎諸葛西蜀爲渡瀘而後製滋廣三川百粵沿其規諸獠諸洞以次鑄度以大小隨高卑張庭罝酒集子女金釵叩應鄰老期宮商呼嗥和子母丹黃藥淬分雄雌含風吟嘯出蝸篆午陰風雨來渺瀰我昔十登南海廟殿庭桓索東西垂東者最大西次小鄭網獻自春州馳銅鼓灘邊出者一鷓鴣斑象義交著仲春之祠修神樂百靈祕怪環委蛇聲聞江口二十里扶胥黃木天風吹高涼神祠亦有此溪水夜半雲雷隨壺蘆笙與竹笛和節歌洗廟東坡詞往還經過屢稽考手捫星宿森(一作)離離竹垞朱老昔縮圖四金六鼓辨禮儀又聞漁洋有手記相傳欵識如鼎彝文曰伏波將軍鑄馬援時字焉得窺蹤蹟廟廟每忘去何暇細繪蝦蟇皮假如腹鑷果堪拓吾定叩凸窮毫釐以冠粵東金石籍視此奚啻千倍蓰異哉漁洋竟沿誤暑月累我汗濯澌十夫揩視無一字圖經好事乃我欺徒然尺寸志面腹併未

摹揚來裝治十年篋中審古器磊磊大小千百奇西漢之文考所識洪婁歐趙皆吾師獨無鼓銘著於錄曲阜尺但摹盧傀樂圃此鼓獲何歲想近孔壁鏘金絲諸老同時定詳說魯薛弟子辭何疑我題欲作科斗篆配爾古綠苔花奇茫然發我南嶺夢海潮聲定推篷時空窗月墮大圓鏡波文海藻穿漣漪作詩以寄顏與桂那敢秋谷相攀追

元纂修內府書畫時曾見趙松雪鵲華秋色圖爲弁陽老人周公謹所作公謹本濟南人後入浙屬松雪作圖以寄鄉思同時張伯雨亦爲作圖并系以詩曾于伯雨自書詩册中見之實與卞永譽書畫彙考所載無異近購得董思翁臨本挂幅林巒平遠煙藹迷濛其神韻不減松雪原作聞吾鄉馬秋玉徵君家亦藏思翁此圖蓋松雪圖曾在思翁處當日所臨不止一本也

擬題趙松雪鵲華秋色圖　滕縣龍嶺

濟南之山天下奇煙鬟雲髻堆迷離就中兩峯最兀峙尹邢欲鬬雙蛾眉鄂跗照耀明湖上秀澤單椒巒相望一抹遙青過佛頭闖然秋色橫屏幛湖上風光畫不如何人寫作秋山圖鷗波下筆開生面點染峯巒意態殊此圖本爲公謹作茅屋三間置邱壑家山觸撥起相思四水潛夫緬幽躅（周公謹故居華山南晚號四水潛夫）妙蹟留傳定幾家祇今吳氏祕清華何當眞向圖中住兩點秋山水一涯

三齊志齊乘載書帶草葉似薤不傳其花與實卽墨志不其山記高密志康成墓記悉承其誤暇日詳考

此草蓋葉似麥門冬草夏月抽莖結小紅花花落結小青實如豆旋落亦同麥門冬草其與麥門冬異者麥門冬草根下結白珠微長而圓土人取之入藥此草根下但長須而已又此草春初抽笋似蒲植之砌間嚴冬不彫著葉菁葱可愛刈其葉長尺餘暴乾瑩白如玉以之作繩堅韌勝於他草相傳康成門人取以束書故名